



青島

梅特赫克
羅塞譯
黎明社印行



梅特林克著
羅塞譯

青

鳥



3 0647 6448 7

雲海出版社印行



206649



目錄

第一章	樵夫的小屋	(一)
第二章	在仙宮裏	(二三)
第三章	記憶之鄉	(三五)
第四章	夜之宮	(四七)
第五章	未來的天國	(六四)
第六章	墓地	(八六)
第七章	離別	(九六)
第八章	醒寤	(一〇五)
譯後記	(一一七)
改譯後的附註	(一一九)

第一章

樵夫的小屋

從前，在一座巨大的古森林旁邊，有一個樵夫同他的妻子居住着，他們有兩個可愛的小孩，這兩個孩子，曾經遇到了一件極奇怪的事情。

泰爾——這是我們的主角——有十歲；他的妹妹曼苔兒則只有六歲。

泰爾是一個秀美高大的小傢伙，身體很強健，由於他喜歡作頑皮的遊戲，所以他那捲曲的黑髮總是亂蓬蓬的。由於他的笑迷迷的溫和的面孔，同眼裏的活潑的光彩，使他成爲一個極可愛的人；不過，最討人愛的是，他有着那一種勇敢而膽大的丈夫氣的舉止，這，顯示出了在他的心裏的高貴的品格。

她的小妹妹便完全不同，只要從她那件她母親替她補得好好的大衣上，就看得出她的美麗與可愛，她是同她的哥哥一樣的無知；她的兩隻膽怯的大眼是藍得像在田野裏的勿忘我花（註）似的，任何事情都可以使她害怕，並且，她會爲最小的事情而啼哭；但在地孩童的

小靈魂裏，已經有着那最高貴的婦德；她是可愛而且溫柔的，她不願離開她的哥哥，而偏要奉承他，她毫不猶豫的去同他在一起作長時間的危險的遊戲。

發生了什麼與及我們的小男主角同女主角在一天晚上怎麼去尋找幸福：這便是我寫這個故事的主題。

泰爾的父親的茅屋，是村中最壞的一所；由於對面是一所住着些有錢的孩子的考究的房屋，它似乎更顯得窮酸了。從茅屋的窗中，當那華屋裏的晚上餐廳同起居室點得亮亮的時候，你可以看得見裏面的一切。同時，白天你可以看得見在洋台上玩着的小孩，以及那些在花園，暖花房中的從城裏來的人，因為這地方經常都有很多珍貴的花草。

這時，是一個與別的夜晚不同的晚上，因為它是聖誕節前夕，他們的母親送他們睡時，比平常親熱的吻了他們。她感覺到有些兒難過，因為在這種壞天氣裏，泰爾的父親不能到森林裏去工作；因此她沒有錢買禮物來裝滿泰爾同曼苔兒的長絲襪（註）。

孩子們很快便睡着了，一切都變得安祥而且沉靜，除開貓的呼吸聲，狗的鼾聲，同祖父

（註）勿忘我花是一種生於田野中的藍色的小花。

（註）相傳聖誕老人送孩子禮物是裝在襪子裏。

所留下來的架大鐘的滴答聲外，沒有一些兒聲響。

.....

但是，突然，一道亮得同白晝似的光輝從窗中透射進來，桌上的燈也自動燃起，兩個孩子也驚醒了，打着哈欠，揉揉眼睛，伸伸兩手，同時，泰爾小聲的喊道：

「曼苔兒？」

回答是「唔，泰爾？」

「你睡着了嗎？」

「你呢？」

「沒有，」泰爾說。「我怎麼會睡着，我正同你說着話的啊！」

「我說現在是聖誕節了嗎？」曼苔兒問。

「還不到；要明天才是。不過聖誕老人今年不會帶什麼東西來給我們了。」

「爲什麼不帶呢？」

「我聽媽媽說她不能進城去告訴他。不過他明年會來的。」

「明年很遠嗎？」

「很遠的，」泰爾說。「不過他今天晚上會到那些有錢的孩子那裏去的。」

「真的嗎？」

「哦！」泰爾突然叫了起來。「媽媽忘記把燈弄熄了！……我有一個主意！」

「什麼？」

「我們起來。」

「我們決不能，」曼苔兒說。她是常這樣記着的。

「哎，這裏沒有人啊！……你看見百頁窗了嗎？」

「哦，多亮啊！」

「是宴會的燈光，」泰爾說。

「什麼會？」

「對面那些有錢的孩子的。……看那聖誕樹。我們把窗子打開了吧！」

「我們可以這樣做嗎？」曼苔兒膽怯的問。

「我們當然可以；沒有一個人會來阻止的……你聽見音樂聲了嗎？……起來。」

兩個孩子從牀上跳了下來，跑到窗前，爬上小凳去把窗子推開了。一股明亮的光輝射了

進來；他們呆呆的向外望出去。

「我完全都看得見！」泰爾說。

「我可不能，」在凳上幾乎佔不到地位的可憐的曼苔兒說。

「下雪了！」泰爾說。「兩架馬車，還是六匹馬拉的呢！」

「有十二個男孩出來了，」曼苔兒竭力的向窗外窺望出去。

「別傻！……她們是女孩……」

「她們穿着短袴……」

「不要說話！……看吧！」

「掛在聖誕樹上的那些金亮的東西是些什麼啊？」

「哎，是些玩具，真的！」泰爾說，「有劍，槍，小兵，炮……。」

「那在桌子上的是什麼呢？」

「餅乾，水菓同乳油餅。」

「哦，那些孩子多漂亮！」曼苔兒拍着手的叫。

「同時他們多高興，多高興啊！」泰爾喜歡的回答。

「那些小的跳舞了！……」

「唔，唔，我們也來跳吧！」泰爾叫道。

兩個孩子喜歡的在凳子頓起足來。

「哦，多有趣！」曼苔兒說。

「他們得餅乾了！」泰爾叫着說。「他們摸得着了！……他們吃，他們吃，他們吃了！
哦，多可愛，多可愛啊！……」

曼苔兒開始計算幻想中的餅乾：

「我有十二個！……」

「我有四乘十二個！」泰爾說：「但我會分你些的……」

他們喜歡得跳舞，喜歡得大笑，喜歡得亂叫，他們忘記了他們自己的貧窮與不足，而以別的孩子的好福為快樂。他們立刻便得到了他們的報酬。

突然，傳來一陣激烈的叩門聲。兩個受驚的孩子停止了嬉鬧，動都不敢動一動，接着，那大木門閃閃的自已掉下來；門慢慢的開了：走進一個矮小的老婦人，她全穿綠的，頭上繫着一塊紅頭巾。她是駝背，跛足，而且只有一隻眼睛的人：她的鼻子幾乎同下頰碰在一起

：走路是扶着一根手杖，很明顯地，她是一個童話中的仙人。

她一拐一拐的走到孩子們面前，以全是鼻音的聲音問：

「你們這裏有會唱歌的草，或者青色的鳥嗎？」

「我們有一些草，」泰爾全身抖戰的回答，「但它們不能唱歌……」

「泰爾有一隻鳥，」曼苔爾說。

「但我不能把它送人，因為它是我的，」泰爾很快的接上去。

這，不是那主要的理由嗎？

仙人戴上她的大圓眼鏡，去端詳那隻鳥。

「它還不够青，」她叫道。「我絕對要一隻青鳥，爲了我的那病得很重的小姑娘……你們知道青鳥是代表什麼嗎？不？我想你們是不知道；不過，你們是好孩子，我會告訴你們的。」

仙人舉起她彎曲的手指，指着她長的而尖的鼻子，用一種很神秘的聲調，低聲的說：

「青鳥是代表幸福；並且我要你們知道，我的小女孩必得要得到幸福了才會好；所以，

我現在要你們到世界上去爲她找尋青鳥；你們要立刻便開始……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孩子們用疑惑的眼光互相看看。因為他們以前從來就沒有見到過一個仙人，並且，在她面前他們感覺到有些兒害怕。不過，泰爾立刻很有禮貌的說：

「你是有些兒像我們的隣居白琳茄夫人……」

泰爾認為這樣說是對仙人恭維，因為隔壁白琳茄夫人的商店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同時，和善的白琳茄夫人的鼻子是同仙人的一樣可怕，年齡也和這仙人差不多；而且，同這仙人一樣，她走起路來時背就像要折成兩段；不過她却很和善，她的小姑娘在星期天時常都同他們在一起玩。不幸，這黃髮的美麗的小姑娘，常被一些不知名的病所纏住，而使她常躺在牀上，從病以後，她常要求泰爾把鴿子送她；但泰爾太愛這鳥兒了，他總不肯給她，這一切，他認為是很像仙人所同他說的；所以，他說她像白琳茄。

出乎他意料的，他人的臉突然狂怒得變紅了。她的脾氣就與任何人不同，因為她是一個仙人，她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隨意變化她的面貌，這天晚上，她是喜歡變做一個又醜又老，駝背，而且把灰色的頭髮束成兩捲，分掛在兩肩上的人。

「我像什麼？」她問泰爾。「我是美麗還是醜惡？是年老還是年輕？」

她問這些的原因是想試試這溫和的孩子。泰爾把頭轉開了，不敢再說他認為她的面貌是

像什麼，於是她叫道：

「我是仙人白依倫！」

「哦，這不錯，這不錯！」泰爾回答說，這時，他已經駭得四肢發抖了。

這使仙人不再發怒了；看見孩子們還穿着睡衣，她叫他們去穿起衣服來，她幫着曼苔兒，在穿着時，她問道：

「你們的父親同母親呢？」

「在那邊！」泰爾指着右邊的門說。「他們已經睡着了。」

「那你們的祖父同祖母呢？」

「他們已經死了……」

「那你們的弟弟妹妹……你們有嗎？」

「哦，有的，三個弟弟！」泰爾說。

「還有四個妹妹，」曼苔兒接着說。

「他們在那裏呢？」仙人問。

「他們也是死了，」泰爾回答說。

「你們想再見到他們嗎？」

「哦，想的……就是這會！……讓我們見見他們吧！……」

「我沒有把他們放在袋裏，」仙人說。「但這是很幸運的，當你們經過記憶之鄉時，你們便會見到他們。記憶之鄉是在找青鳥的路上，剛在靠左邊的第三個轉灣……我敲門時你們正在做什麼？」

「我們在玩吃餅乾，」泰爾說。

「你們有餅乾嗎？……在那裏？」

「在有錢的孩子的屋裏……你過來看，它可愛極了！」

泰爾拖着仙人到窗前去。

「但是別人在吃啊！」仙人說。

「是的，不過我們能看他們吃，」泰爾說。

「你不怨恨嗎？」

「爲什麼？」

「爲了把餅乾全吃了。我認爲他們不給你們一些，這是很不對的。」

「絕不；他們是有錢的！……我說，那邊不是美麗的嗎？」

「同這裏一樣，只是你們不能看見……」

「唔，我能的，」泰爾說。「我有一雙很好的眼睛。我能看得見教堂的鐘有幾點；爹爹可不能！」

仙人突然又發怒了：

「我告訴你，你看不見！」她說。

她愈變愈怒得利害，彷彿這全是爲了她看得見教堂的鐘上的時間似的。

自然，泰爾不是瞎子；不過，像他這樣的好心人是應該得到幸福，她要教他在一切事物中看出什麼是美，什麼是善。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爲她很知道，在世界上大多數的人，從生到死就沒有享受過圍繞在他們四週的幸福。不過，她是一個仙人，她是全能者；於是，她決定給他一頂鑲有顆魔鑽的帽子，這帽子具有指示給他什麼是真理的非常的力量，並且能幫助他去觀察事物的核心，而教他認識每件事物都有着它自己的生命，這生命是造了來配合與喜悅人的生命的。

仙人把這頂小帽子從掛在她身邊的那大口袋中拿出來，這帽子是綠的，有着一個白帽章

，在帽章中央鑲着一顆發亮的鑽石。泰爾喜歡極了，仙人把鑽石的用法講解給他，壓它的頂端，你可以看見事物的靈魂；要向右一轉，你可以看到過去；要向左一轉，那你可以望到了將來。

泰爾高興得笑容滿面的亂叫；但立刻他又怕這帽子會丟掉了：

「爹爹會把它從我這裏拿走了的！」他叫道。

「不會，」仙人說，「因為假如它是戴在你的頭上，是沒有人看得見的……你要試嗎？」

「要的，要的！」孩子們拍着手的叫着說。

帽子才剛戴到泰爾的頭上，立刻一種魔力便改變了一切，老仙人變成一個年輕而美麗的公主，穿着鑲滿發光的珠寶的綢衣，茅屋的牆變成透明的，並且像寶石似的發着閃光；那壞透了的傢俱也發着大理石般的光彩。兩個孩子高興得拍着手的在屋子裏亂跑。

「哦，多可愛，多可愛啊！」泰爾叫道。

曼苔兒，像一個變空了的小物件似的，在仙人的漂亮的衣服的美麗下，迷惑的站着。

但是，還有別的更令人驚奇的事在預藏着。仙人並沒有告訴他們，一切物品與動物都能

像人一樣的生活，一樣的談話，一樣的動作啊？看吧，祖父所遺留下的鐘的門突然打開了，屋內的寂靜被悅耳的音樂所衝破，同時，有十二個穿得極華麗的，歡笑的舞女，開始圍繞着他們跳躍，旋轉。

「她們是你們的生命的时间，」仙人說。

「我可以同她們一齊跳舞嗎？」泰爾問，他羨慕的注視着那些彷彿是鳥般的掠過的美麗的生物。

但是，他忽然狂笑了起來！那個有趣的胖傢伙是誰啊？他身上覆蓋着一層麵粉，正喘着氣的在平鍋裏掙扎，同時不停的向孩子們鞠着躬。他是麵包！他想在這自由時期中，乘機來人間做一點小工作！他看起來很像一個胖得好笑的老紳士；他的臉是膨脹了的麵粉所構成；他的兩支大手，當他把它們放在他的大而圓的肚子上時，是互相摸不到的。他是穿着一件極合身，而且無縫的麵包色的衣服，胸前所交叉的縐紋就同我們早餐時所吃的奶油麵包捲一樣。在他的頭上——我們試想想看！——他頂着一個大饅頭，這成功了一塊可笑的頭巾。

當其他的同他一樣只是小些的麵包塊，跟隨着時間開始跳躍——他們沒有顧到麵粉的撒在那些美麗的舞女身上，與使他們被包圍在一層巨大的白霧裏——起來時，他才艱難的從鍋

裏滾了出來。

這是一個奇怪的，迷人的舞會；孩子們很高興。時間同麵包跳着舞，盤子也在櫃中跳起來，而不願它會掉出來躓個粉碎；那些玻璃杯也可叮噹噹的在跳，在舉杯向大家祝賀健康。至於叉子，他們大聲的同餐刀說着話，以得使你聽不見你自己說話的聲音……

假如這喧鬧再繼續下去，不知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情。他們的父母一定會被弄醒的。

幸好！正當鬧得極利害的時候，煙囪裏發出強烈的紅光，充滿整個的屋子，好像這房屋已經失火一樣。每一個都倉皇的跳到角落裏去，泰爾和曼苔兒也嚇得哭起來，一齊把頭藏到仙人的長袍裏去。

「不要怕！」她說：「這只不過是火，他也是來參加你們的遊戲。他的品性很好，不過你們最好別去碰他，因為他相當執拗。」

他們從仙人的長袍的花邊偷看出去，他們看見一個高大的紅色傢伙在看着他們，在笑他們的胆小。它穿着一件火紅色的緊衫，並且一切裝飾物也都是同一顏色的；當它揮動它的手臂時，那掛在它肩上的肩巾就好像燒了起來。他的頭髮炫耀的直豎在他的頭上。他伸開手足在屋內像瘋子般的跳躍。

泰爾稍稍安心了些，但仍不敢離開他的避難所。這時仙人白依倫有了一個重要的動作；她用咒棒指着桶口；立刻變出一個年輕的姑娘，她像不竭的泉水般的輕輕的泣着。她是水，她很美麗，看起來她却是極端的悲傷！她的悠揚的聲音，好像流着的溪水。她的頭髮一直拖到她的足跟，彷彿是海草一樣。她沒有任何飾物，僅只穿着一件睡衣，水緩緩的在上面流過，發出燦爛的光輝。最初她猶疑的向四週細看，但當她看見火在像狂人一樣的轉動時，她發怒了。她忿怒的打擊他，把藥霧向他的臉上噴過去，盡她的全力去攻擊他。火也被激怒了，他開始噴煙，但是，當他發覺已經被他的敵人的突然攻擊所挫敗，他聰明的退到角落裏去。水也一樣的退却；這時似乎恢復了原來的狀態。

當驚恐不在後，一種瓷器的破碎聲使他們回轉了頭，兩個孩子問仙人會不會再有什麼發生。好奇怪的一件事！牛奶瓶從桌子上掉在地下打得粉碎，同時從碎片裏又出來了一個迷人的美人，她發出一種恐怖的叫聲，她緊握着雙手，用懇求的目光向四週轉動。

泰爾立刻去安慰她，他知道她是牛奶；他很喜歡她，他親熱的吻她。她是純潔，美麗得如同一個擠牛奶的小女孩。一種芸草的香味從她的滿塗着乳銘的白衫裏發出來。

那時，曼苔兒正注視着一塊好像也是要生活起來的糖。他是包在一張藍紙裏，放在靠門

的架上，他正不停的向左右擺動。最後，一隻瘦長的手伸了出來，接着一個尖的頭穿破了紙露出來，另外一隻手和兩隻腳也出來了。……哦，你應該已經看到過糖的那付滑稽像：太可笑了，的確，使孩子們不禁當面笑起來。但他們都很有禮貌的對他，因為他們聽見仙人是這樣介紹：

「泰爾！這是糖的靈魂，他的袋裏裝滿的全是糖，同時每個手指也全都是糖棒。」

「汪！汪！汪！……早安！我的主人！……終於，終於我們能談談了！……我先前雖然吠叫搖尾，但你們並不明白！……我愛你！我愛你們！」

誰是這意外的客人？是誰在屋內快樂得去撞擠每一個人？他是泰樂，一隻很好的狗，他一直盡可能的來了解人類，他同孩子們到森林裏去，他忠實的守着門，這忠信的朋友，他是一向誠實，一向忠心的啊！這時他用後爪走路，彷彿是生着一對太短的腿，他的前爪在空中擺動，像一個拙笨的矮人在打手勢。他並沒有改變完全：他仍舊有那平滑的芥菜色的衣服，狗的頭，黑色的鼻尖，不過在他能說話以後，他可驕傲了！他儘量說得快，彷彿他是要在剎間替他的同類的多少年不得說話的忿恨復仇。他說出它內心中所要說的話，他吻着它的主人，稱他們是「它的好主人！」

在他做完一切要對孩子們做的舉動後，他開始去招呼別的小伙伴，他認為；有禮貌是沒有那個能少的。他的喜悅，現在自由了，可以宣洩了；同時，因為他是人類所最愛的，他必已經有着快樂，假如，在變成成人後，他沒有不幸的留着一些狗的缺點的話。他妒忌！他忌妒到極點；當看到泰萊蒂——貓——也能如像他生活起來，而且吻着孩子們的時候，他心裏感到一種劇痛，他恨透了貓！眼看着貓在他的旁邊，眼看着貓在分享他的家庭之愛，在他的生命上是一件如何大的犧牲啊！他忍受着，爲了喜悅他的小主人，他沒有說一句話，甚至獨自離開了她，這時泰萊蒂也能像他一樣的說話了！泰萊蒂在這新的世界中，已經同他完全一樣的平等。

「哦！這世界是不公平的！」他傷心的想：「正義是不再存在了！」

同時，貓在洗磨了她的爪後，便把爪伸向女孩子身上去。

她是一隻很美的貓；假如我們的朋友泰萊的忌妒不是一種醜惡的思想的話，那我們很容易把她的美一時忽略去的。她的眼睛很像鑲在翡翠裏的兩粒黃寶石，不小心，你準會被吸引得心神不定的呢？同時，你又怎能够拒絕去撫摩她那黑色的，絨樣的背呢？你怎能又不被她溫柔的，妖媚而華麗的容儀所迷惑呢？

她微笑着用一種和藹可親的語調向曼苔兒說：

「小姐！早安！……你看清晨多美！」

孩子輕輕的撫摩她。

最初，泰樂是在屋子的一端看着。但忽然他不能再忍了，他飛跑到貓的面前，大聲的狂笑道：

「我要嚇死你，泰萊蒂！汪！汪！汪！」

但是貓却轉過身來，藐視的說：

「先生！我並不認識你。」

這對泰樂是絕大的侮辱：貓站了起來，絞扭着她的頰鬚，同時，拱起背，豎起了尾巴，「Fft！Fft！」（註）的叫。站在一個木箱上木立不動，恰像一條在中國瓷瓶上的龍。

泰爾與曼苔兒被引得笑個不止。這爭吵必定要有一個壞結局的，假如那時沒有一件大事發生的話，在十一點鐘時——冬天的午夜——本是冷靜的，但是突然有一道巨大的同白天的陽光一樣的熱，一樣的炫目的光輝射進這茅屋來。

（註）貓在遇到危險時用以威嚇敵人的叫聲。

「喂！這是日光啊！」不知道是什麼回事的泰爾說：「爹爹將要怎樣說呢？」
但是，在仙人還來不及糾正他之前，泰爾就明白了；同時他驚奇地跪在蠱惑了他的眼睛的幽靈面前。

在窗子中央有一個太陽的火輪，像一個鑲金的車輪慢慢的升起來，一個極美的仙女出現了！發光的面帕遮住了她的臉，但却沒有遮去她的美麗；她的臂彷彿要施拖什麼似的伸着，好像是透明的。她那大而明潔的兩眼內包含着無限的慈愛。

「是女皇！」泰爾說。

「是幸福的處女！」曼苔兒也跪在她哥哥的旁邊。

「錯了！孩子！」仙人說：「她是光仙子。」

光仙子微笑的向他們走過來，她是天上司光的神，世界美化的重任，就全託付在她的身上，她從來沒有被拘束過，她慷慨的對一切施贈，爲了領導孩子們到世界上去，爲了教他們認識另外的光——心靈之光，這光一直引導我們去了解一切事物，但我們却不曾發覺它。——她第一次把自己暫時拘禁在人形裏。

「這是光仙子啊！」所有的生物和物件高興極了，他們一齊圍住她跳舞，狂呼。

泰爾和曼苔兒也一樣喜歡得亂跳。他們就沒想到會有這樣快樂，熱鬧的一個集會。他們叫得比誰都聲音大。

必然要發生的事來到了。猛的，牆上有激烈的響聲傳進來，那聲音足夠使這屋子震倒的！這是泰爾的父親已經被鬧聲所驚醒，而要來阻止這喧嘩。

「快轉鑽石！」仙人向泰爾說。

我們的主角立刻照辦了。但是他不够機警，他想到父親手不禁發抖起來。所以，他的笨拙幾乎把事情弄糟了。

「不要太快！不要太快！」仙人說：「孩子！你轉得太快了，這樣他們不能恢復他們的原來樣兒，那我們將要有些麻煩發生的。」

於是來了一個大改變。草屋的牆失去了先前的光輝。他們一齊在亂攪的要想恢復他們原來的形狀：火找不到它的烟囪；水奔走着找她的桶口；甕在它的破包紙前悲傷不止；同時那些麵包更亂得不知所措，小的亂攪把地位佔滿了，使大的一時擠不進平鍋去，無法歸復從前的樣兒。至於狗，它變得比他的狗舍大了。貓，可也爲難了，她無法進她的籠子去。只有時聞單獨不同，它們平常就跑得比人的思想快，所以很容易的就回到籠裏去而沒有一些遲延。

光仙子是安靜的站着不動，在那些圍着仙人啜泣的當中，她是一個鎮靜的榜樣。

「要發生什麼事？」他們問：「有危險嗎？」

「對的！」仙人說：「我不能告訴你們道理：一切都要在陪伴着兩個孩子走完旅程以後死亡去了的。」

除開狗以外，他們一齊哭了起來。因為他對他現在還保持着人形很滿意，況且，他認為他既能站在光仙子的旁邊，自然也可以同他的主人們在一起。

這時又有一陣比從前還猛烈的叩門聲。

「爹爹又來了，……」泰爾說：「他起來了？我聽見他的走路聲，……」

「你明白。」仙人說：「現在已經遲了，你不能再選擇，你只有隨着我們走……但是你，火！不要來靠近任何人；狗！你不要再欺侮貓；水！你不要離開你應佔的位置；糖！你不要哭！除非你要想溶解。麵包！你把青鳥放在籠子裏帶着走……你們一齊到我那裏去，我要同你們修飾一下，……我們從這條路走吧！」

說着，她用魔杖向窗子一指，立刻窗子就展長變成了一道門。當他們一齊走出去後，窗子又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一走出去，那純潔的月光就照在他們的身上。這時鐘聲有力的響起來，報告耶穌的降生。於是泰爾同曼苔兒便去尋找那能夠給他們帶來幸福的青鳥去了。

第二章

在仙宮裏

仙人白依倫的仙宮是在通到月亮去的路上的。一座很高的山上，它離月亮是很近的，如果是夏天的晴明的夜晚，在這仙宮的走廊上，你可以看到在那山、那谷、那湖、那海，很清楚的現在眼前。在這裏，仙人研究着彗星，同時認識了它的神秘。因為地球所給她的認識已經很久了。

「這老的行星我已經不再感到興趣。」她常對地那是山中的魔王的朋友說：「人老是在醉生夢死的！可憐！我真憐憫他們！但由於我的慈悲，我要時常到他們當中去，試着在黑暗中招呼那些孩子，使他們避免那可怖的災禍。」

這便是爲什麼她要在聖誕節的晚上去敲泰爾家的門的解釋。

現在我們說回來吧：

當他們剛剛走到大路上時，仙人想起他們是不能穿過這村莊的，因爲那裏照得雪亮的正

有一個宴會。但是她是多智的，要達到期望是很容易。她輕輕的壓着泰爾的頭，她決定用魔力帶他們到宮中去。立刻地，一團螢火圍繞着他們，使他們飄向天空。當他們從驚駭中醒來時，他們已經在白依倫的仙宮裏了。

「跟着我！」她說。同時領着他們從那金銀所造成的房間與走廊中穿過去。

他們在一間很大的房間中停下來，這房間四週全是鑲着有鏡子的大衣櫥。每一個細孔都是明亮的。白依倫從袋裏拿出一把鑽石的鑰匙打開了衣櫥，一陣驚奇的叫喊突然從每一個喉嚨裏發出來。櫥中全堆滿了貴重的物品：鑲着寶石的斗篷，各式各樣的衣服，珍珠造成的冠冕，翡翠的項鍊，紅寶石的手鐲……。孩子們從來就沒有見過這樣的財寶，至於那些物品們——指貓，狗等，譯者——，他們寧願沉在這昏極的狀態中；這並不怪，只要我們想到他們是第一次來走進這奇異的境地時，就相信是極自然的事。

這時，仙人帮着替他們選擇衣飾。火，嚙同着貓顯示出他們的決斷力。火，他只喜歡紅色的，他立刻選擇了一件閃着金光的壯麗的「梅斐斯多范爾士」的（註）衣服。他的頭是熱的，所以他沒有要戴的東西。糖，他不能忍耐的去找白色或是近於藍色的衣飾，因為在他們

（註） Mephis Lopheles 是古代魔鬼中，七大魔鬼之一。

甜國裏鮮艷的顏色是衝突的。他找了一件白藍相間的衣服，一頂尖帽子。穿戴起來活像一個熄燭器，是極可笑的樣子，但他照着鏡子他却感到幸福無比。

貓一向是愛黑色，無論什麼時候，就是現在雖在旅程中，她也認爲黑色的好，所以她穿上一件用黑玉做繡飾的緊身，披上絨的披風，戴上一頂有羽毛的騎士式的帽子。隨後，她又穿上一雙軟底皮鞋，在前爪上戴上一隻手套，以免在路上把前爪弄灰了。這，全是爲記念她的傑出的祖宗「羅斯依白絲」(註)的。

穿着，她在鏡子前滿意了。

她請着火，偕同她到外邊散步去。於是在別的還正找衣服時，他們三個就出去了。

經過了幾條發光的走廊，到達一個彷彿是掛在天上的看台似的過廳，我們的這三位密友便站在那裏；貓用一種沉默的語調說：

「我帶你們到這裏」，她說：「是來討論我們目前所處的地位。讓我們來想法利用一下我們這最後的自由時間……」

說到這裏，被一種兇猛的鬧聲把她的話止住了：

(註) Puss-in-Boots 歐洲童話中的一隻貓，曾替主人獲得了公主和財產。

「汪汪汪……」

「嚇！」貓叫道：「這呆狗又來了！他又嗅着我們在外邊！我們真不能有一分鐘安靜。讓我們躲到欄杆後面去吧！我同你們說的話最好還是不要被牠聽見爲好。」

「遲了！」站在門邊的樞說。

果然，奏樂來了，他高興的跳躍着。

貓看見他，討厭地轉回身子：

「這傢伙必得要讓「辛德萊拉」（註）的馬車夫來制服他……他奴根性太深。」

最後她用「Pfe！Pfe！」來做結束。她豎起鬍鬚，站在燭與火之間露出挑戰的神氣。狗不知道牠的詭計，他完全因身上穿得很漂亮，而高興得在亂轉的舞躍。在他旋轉中，他的披風時常分開，露出了他粗而短的尾巴。彷彿是在表示它的尾巴真是很短的，因爲，奏樂是像每一支馴良的獵狗一樣，耳朵同尾巴在還是小狗時就被割了。

他的內心是純潔的，他沒法表達他自己。他只能通過沉默在臉上來表現，他變成了極善於表情的了。

（註） Cinderella 神話中女子之名，爲後母虐待，後得仙女之助，成爲皇后。

今天他的眼內閃着愉快的光芒，他是突然變成一個人了，他穿着極好的衣服，他負擔着偉大的使命，要伴着他的主人（註）到世界的各處去。

「啊！」他說：「啊！我們不是很好嗎！……看這紐帶同刺繡！……是金的沒錯啊！」他沒有看出別人在笑他，因為，老實說，他的確很好笑；但是，像別的簡單的生物一樣，他沒有該譜的覺性，他很滿意他的天生黃毛上衣，於是他沒有穿背心，因此沒有人會疑惑到他是從那裏來的，同樣的理由，他保持着他的原來的顏色，他的產地也便在上邊了。

他也在他的後腿上穿了一雙白頭漆皮馬靴；但他却沒有想到在前腿上戴一雙手套。泰樂的生性太天真了，在一天之內，是無法把他的細微的動作全改過來的；同時，雖然在這彷彿新花初放的榮譽中，他仍做着有失尊嚴的事，這時她躺在大廳的梯階上，爪着地，鼻靠在牆上，突然嗚嗚的啜泣起來！他的下唇顫抖得同我們要哭般的。

「這傻子是幹什麼啊！」在角落上注視着他的貓說。

但是一會她就明白了。遠遠傳來甜軟的歌聲，泰樂是受不了的。這歌聲漸漸的來近，一種女子清晰的聲音在拱門的陰影裏發出來，水出現了，她是高的，細長的，而且白得像一顆

（註）原文 Gods 係有崇拜之意，此處係指泰爾與曼苔兒。

珍珠。她似乎是溜而不是走。他們就不能忖度她的那溫柔，皎豔的儀態。她穿着一件飄舞飛揚不止的銀色衣服，頭上飾着珊瑚，這珊瑚一直拖到她膝上。

當火看見她，粗陋的，惡意的譏笑道：

「她把雨傘帶忘了！」

但水很機警，她知道她是兩個中的強者，她看着他的鼻子戲謔道：

「我請你原諒？……我想你必會說，在往日我看見的是你的紅鼻子！……」

其他的也跟隨着嘲笑火，說他的臉是一塊灼熱的炭。火發怒地跳到天花板上，他要復仇。這時，貓到水那裏去，很小心的稱讚她的服裝的美麗。貓說的全是假話，她想對每一個人都友好，想要別人同意她的計劃。沒有看見麵包，她有些焦急，因為，在大家未到齊前，她是不願說的。

「他是在做什麼呢？」她屢次的叫。

「在找衣服時他總是鬼吵。」狗說：「最後他才決定拿了一套土耳其的衣服，一柄彎刀，一塊頭巾。」

還沒有說完，一個虹色的巨大的，可怕的物體，在大廳的門口出現了。這是麵包的大肚

皮。不知道爲什麼，他敲着自己。因爲他既不聰明，同時他不習慣於在人類的屋子裏行動。後來，他彎下了腰，縮着身子，才算走了進來。

雖進來得不順利，但他仍一樣高興：

「我在這裏」他說：「我在這裏！我穿着藍鬍子（註）式的衣服……你們覺得如何？」狗又圍着她跳，他認爲麵包真偉大！黃色的衣服，銀色的月形飾是泰樂最喜歡的。那大的頭巾在麵包頭上，真像一個仙人的饅頭！

「他的樣子多漂亮啊！」：他叫：「他的樣子多漂亮啊！」

牛奶害羞的跟在麵包後面。她那乳色的衣服是仙人替她選擇的，她是一個謙遜的模範。麵包正講着泰爾，曼苔兒和光仙子的衣服時，貓擅自的阻止了他：

「我們必會在有利的時候見到他們的。」貓說：「別說廢話，聽我說，時間是緊迫了，我們的將來已經在危險中……。」

他們一齊張惶的看着她。他們明白這是嚴重的時候，但是在他們，人的語言仍舊很神祕

（註） Blue Beard 傳奇中的主角，他要一個美女做妻子，她在一幽室中發現他前妻的屍體。後來得她的弟兄的幫忙才把他殺死。

。糖痛苦地蠕動着他的長指頭，麵包拍着肚子，水極失望的躺在地板上，牛奶注視着那許多年的朋友——麵包。

貓變得不能忍耐了，她繼續說道。

「仙人說過，在放程完成以後，我們的生命便也完結了。我們的願望是在我們自己的權力之下延長這旅程……。」

麵包很害怕立刻還是人，立刻又被吃掉，他便贊同了。但是狗假裝做沒有聽見，他的心中很憤恨。他知道貓的意思。泰萊蒂最後的幾個字是這樣：「我們要延長這旅程，想法阻止找着青鳥，而使孩子們危險。」狗的心中有一種力鼓勵他，他跳過去攻擊貓。麵包，糖，火立刻飛去他們中間：

「秩序，請守秩序！」麵包自大的叫道：「我是這會的主席！」

「誰選你的！」火叫道。

「誰要你干涉！」水叫着把她的濕頭髮甩向火去。

「原諒我！」糖抖着的和解：「原諒我！……這是一個嚴重的時候……來讓我們在友愛中商量一條路。」

「我很同意糖同貓。」麵包想結束這爭吵。

「真可笑！」狗露出牙齒說：「人是對的！……我們要服從他們，照他們的話做……除他們以外，我一概都不承認……人類萬歲！……人是永遠的！……生或死都要替人出力！……人便是一切！……」

貓尖銳的叫起來。她痛恨人類，她要利用這生的短促的時間，去為她的同類復仇：

「現在我們一齊都在這兒。」她叫道：「動物，物件同着元素（註），我們都是人們不了解的精靈。我們要保持獨立的殘餘，因為，假使他找到青島以後，他就可以知道一切，看到一切，那我們仍得在他的掌握中聽他指揮……記住！我們要利用這自由時期……。」但是突然她的臉變色了，她悄悄的說：「注意！我已經聽到仙人同光仙子來了，我要告訴你們，光仙子始終是扶助着人類，她是我們最懷的敵人……小心！」

但是，我們的朋友從沒有搗過鬼，所以當他們犯了錯誤時，那可笑的，不安的態度就被仙人看出來，她在門限前說：

「你們在角落裏做什麼？……你們真像一羣叛徒！」

（註）這對貓是有諷刺的意思。

他們以為仙人已經猜到他們的惡意，於是一齊在仙人前跪下來：很幸運，仙人並沒有想到他們心裏想些什麼。她來是告訴孩子同每一個在這個旅程中要做些什麼。泰爾同曼苔兒手牽着手的站在她的前面，對於他們的新衣，他們有些不大自然。他們驚奇地互相凝視着。

曼苔兒穿着一件繡着紅花，鑲着金邊的綠色長衣。戴着一頂漂亮的橘色的絨帽；她的臂上罩着發硬的紗織的塔克（註一）泰爾穿一件紅絨的茄克（註二），打一條藍絨的領帶，戴着一頂新奇的帽子。

仙人同他們說：

「青鳥很可能在記憶之鄉中你們祖父母的那裏，所以你們得先到那裏去。」

「我們怎看得見他們呢？他們是早死了的。」泰爾說。

仙人解釋說，他們並沒有真死，除非他們的孩子不再想念，他們才會死的。

「人是不知道這祕密的。」她說：「泰爾！你要謝謝鑽石，有它，你將可以看那我們所紀念着的死去了的人過得像活人一樣的快活。」

（註一） Tuckat 是一種十七——八世紀女衣頸部的飾裝。

（註二） Jacket 一種男短衣。

「你同我們一齊去嗎？」泰爾向着站在門口照耀全室的光仙子說。

「不！」仙人說：「光仙子是不能看過去的。她的精力只是專心致於將來。」

兩個孩子要走的時候，他們發覺很餓。於是仙人便叫麵包給他們一些東西吃。那胖傢伙很了解他的責任的重大，他抽出彎刀從他的肚子上割下幾片來。孩子們高興了。泰樂抑鬱的想了好一會，他也想要一小片。同時他們一齊唱起送別的歌。糖他很滿意，爲了要使他的同伴留下一個好印像，他拆斷了兩個指頭送給孩子。

他們走向門那裏時，白依倫阻止他們說。

「不要今天。」她說：「只是孩子們獨自去。同他們去是不聰明的；他們是到他們已故的家中去過一個下午。去吧！孩子！再見！你們要留心，回來的時候是很重要的。」

兩個孩子向每一個握別後，便帶着鳥籠走出大廳去；他們的同伴遵照着仙人的暗示，列隊隨仙人回宮去。只有我們的朋友泰樂沒有應聲，獨自留下來，因爲他聽見仙人說孩子要孤獨的去，於是他決心不管怎樣都要照顧他們。在別人握別時，他閃身藏到門後。但這可憐的傢伙就沒預料到這是瞞不過白依倫的眼睛的。

「泰樂！」她叫：「泰樂！過來！」

雖然一向狗是聽話的，但這時可過了好一會才照着做。他夾着尾巴混在他們中間。當他看見他的小主人消失在樓梯裏後，他絕望的嗥叫不止。

第三章

記憶之鄉

仙人白倫依告訴孩子說「記憶之鄉」是不遠的；只要從一個密林中穿過就到，這林中全是些大得看不見尖端的老樹。裏邊常被濃霧所遮蔽，這使孩子幾乎迷失了路，要是仙人事先沒有這樣告訴過他們：

「那是一條直路，沒有別的岔路的。」

地上鋪滿了那雪白而且美麗的如意花，但因沒有日光的原故，所以她們沒有發出香味。那些小花安慰着感覺到十分寂寞的孩子，一種微妙的靜寂包圍着他們，他們感到一種快樂的恐懼的感覺，這感覺是他們以前沒有感到過的。

「我們拿一束花去送祖母吧！」曼苔兒說，

「好啊！她一定喜歡的！」泰爾答道。

在走的當中，他們搜集了些美麗的白花做成一個花球。這些小花是不會知道將要被孩子

帶去送他的祖父母的。不久他們看見一棵橡樹上釘着一塊告白牌。

「我們到了！」泰爾得意的說。於是他站到樹根上去念：

「記憶之鄉」

他們到達了，但是在四週却什麼也看不見。

「我什麼也看不到啊！」曼苔兒哭了起來。「我冷！……我疲倦！……我再不需要這樣的旅行了！」

泰爾被這差事纏得把性格遺失了。

「來！不要像水一樣的只會哭！……你應該自己知道害羞！」他說：「瞧！瞧！那邊的霧已經消散了！」

一些不假，霧真的從他們眼前消失，就如同舞台上的幕被一隻看不見的手所拉開一樣，大樹也不見了，一切都消隱不見，代替出現的是一所精緻的農夫的茅屋，前面有一個小花園，裏面栽滿了花，同結滿果實的樹。

在果園裏，孩子很快的就認識出那看門的狗，那牛，以及在柳枝所編成的鳥籠裏的烏鴉。這一切都浸在淡白色的光線及溫芳的空氣裏。

泰爾同曼苔兒驚訝的站着。這就是記憶之鄉！多好的氣候！在這裏是多麼美妙！他們立刻決定以後要常常回來。現在，他們知道路了。當最後的絨幕消逝了，看見幾步外坐在凳上睡得很熟的祖父母時，他們多麼的高興。他們拍着手快活的叫道：

「那是祖父！那是祖母！……他們在這裏了！他們在這裏了！」

但這非常的安靜使他們有些兒害怕，他們站在樹後不敢動。他們望着這對老夫妻，在眼前慢慢的醒寤。他們聽見祖母顫抖的聲音說：

「我想我們活着的孫兒今天要來看我們。」

祖父答道：

「他們真的在想我們，因為我覺得我的腿有一隻發麻了。」

「我認爲他們已經到了。」祖母說：「因為我看見歡喜的淚在我的眼前跳躍……」

祖母還沒有說完，孩子已經跑過去抱着他們了！……多快樂啊！這天真的抱吻！多妙的意外啊！幸福要拿言語來形容是太偉大了。他們笑着的竭力想談話，他們互相用喜悅的眼睛看着：像這樣的會見，是多好，多想不到的啊！當這最初的興奮過去後，他們便立刻開始了談話：

「泰爾，你長得多高大，多結實啊！」祖母說。

同時祖父說：

「還有曼苔兒！看她！頭髮多美！眼睛多美！」
孩子們挽起臂，拍着手，跳起舞來。

不久，他們安靜了些，曼苔兒睡在祖父的胸上，泰爾坐在祖母的膝上，開始談起家務：

「爹爹同媽媽好嗎？」祖母問。

「祖母！他們很好。」泰爾說：「我們出來的時候，他們睡得很好的。」

祖母吻着他們說：

「真的！他們多好，多聰明！……爲什麼你們不時常來呢？你們幾個月不來，我們以爲你們已經把我們忘了，我們一個人也見不到。……」

「祖母！我們不能來啊！」泰爾說：「今天因爲是仙人帶來……」

「我們時常都在這裏。」祖父說：「等着那些活着的人來拜望。在萬聖節（註）你們可以來的……。」

（註） All-hallows 十一月一日，在歐美是紀念古人及祖宗的節期。

「萬聖節？那天我們沒有出來，因為我們都傷風了啊！」
「你們想念我們就夠了！不論什麼時候只要你們一想念，我們便會醒來，便會看見你們的。」

泰爾想起仙人所說的話，那時他認為是不可能，但現在聽見他所懷念的祖母的話，他相信了，他覺得祖父母並沒有完全離開他們。他問：

「你們沒有真死嗎？……」

老夫妻被引得大笑了。他們是把生活從人間改到另一個美的境地，就不知道什麼是「死」。

「死是什麼意思？」祖父問。

「意思就是失去了生活的機能啊！」泰爾說。

祖父祖母聳了聳他們的肩：

「當談起另外的人（註）時，活着的人多蠢啊！」他們一齊的說。

他們又重新談起他們從前的事情，很高興能夠有這樣的閒談。

（註）意即指死去的人。

一切老人都是喜歡談論過去。因為就他們來說，將來是已經完了；所以他們就只沉於現在與過去。

泰爾從祖母的膝上跳下來，到各處去摸索，他是想去尋找所有他知道或是能記憶的事物。

「什麼都沒有改變，什麼都還在老地方啊！」他叫道。他沒有來這裏好久了，一切都使他覺得更好。於是他用熟習的口音繼續說：「只是什麼都更美了些。……哦！這鐘上的大針是我替祖父找手鑽的那天把它弄掉在門口……」

「不錯！你那時很做了些壞事！」祖父說；「在我沒有看見的時候，你們是喜歡爬這梅樹……」

這時，泰爾還沒有忘記他的使命：

「我想，你們這裏不會間或有青鳥來吧？」

這時，曼苔兒抬起頭來看見了那鳥籠：

「哦！這裏是那隻老烏鴉！……它還唱歌嗎？」

她說着，烏鴉醒了，又開始高聲的唱歌。

「你看。」祖母說：「只要你們想到它……」

泰爾一看可驚住了：

「它是青的啊！」他叫道：「那鳥是青鳥啊！……它是青的，像草一樣的青！……你可以把它給我嗎？」

祖父同祖母答應了，於是泰爾便把它從樹上的鳥籠裏拿下來；小心的拿着這可貴的鳥，這鳥在它的新籠裏開始跳了起來。

「仙人將要怎樣的高興啊！」泰爾勝利的說：「還有那光仙子！」

「來！」祖父同祖母說：「去看看蜜蜂同牛去。」

於是這對老夫妻巍巍的穿過花園去；孩子突然又問起了死去的弟妹在不在這裏。這時以前是睡在屋子裏的七個小孩子很快的走到花園裏來。泰爾同曼苔兒跑了去。他們一齊喜歡得亂撞亂跳。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祖母說：「你一提到這些小鬼，他們便來了。」

泰爾抓着小的那個的頭髮：

「喂！彼羅弟，我們再像以前的來打一次！……羅拔……我說，珍，你的角怎麼了！……」

……曼蒂玲，彼萊蒂，普靈！……李却弟……」

曼苔兒笑了：

「李却弟依然是爬着。」

泰爾注意那圍着他們叫的狗：

「蒂蒂來了！它的尾巴還是我拿普靈的剪刀剪去的，……它還沒有……」

「泰爾！」祖父鄭重的說：「在這裏的一切是不會改變的！」

但是，意外地老人好像被符呪所迷惑的站住了，他們聽見鐘輕輕的打了八下。

「怎麼？」他們問：「現在不能響……」

「我們許久都沒有想到時間了。」祖母說：「誰想到了它？」

「是我！」泰爾說：「所以他是八點鐘？……我要走了，我已經答應過光仙子在九點鐘

以前回去！……」

他向鳥籠走去，但別的也不阻止他。因為他們很樂意讓他快些跑開。這時剛好是晚餐時間，他們有很好的菜——捲心菜湯同着葡萄餡的饅頭。

「好！」我們的主角說；「我已經得到青鳥了！……捲心菜湯你們也不是每天有的！」

……」

他們很快的把桌子搬出來，鋪上一張白的桌布，每人面前放一個盤子。最後，祖母莊嚴的拾來一個熱氣騰騰的湯鍋，燈也點燃起了，他們坐下去開始吃晚餐，吃着，他們歡喜得互相撞擠。這時，除了木匙碰在湯盤上發出的聲音外全是靜的。

「多好！哦！多好！愛吃的泰爾說：『再給我一些！多一點！多一點！……』」

「靜一些！』祖父說：『你仍是那從前不守規紀的老樣兒！你會把你的盤子弄破的。』」

泰爾並不注意這警告，他站在木凳上，把湯鍋拉過來，但不小心弄翻了，湯滴在桌布同每個人的膝布上。孩子叫了起來。祖母驚住了，祖父很忿怒，厲害的打他一個耳光。

泰爾猶疑了一會，把手摸着被打的頰，陪着笑臉說：

「祖父！好啊！好舒服！在活着時你常這樣打我！……我要爲這吻你！……」

每個人都被引得發笑。

「假如你喜歡，我還要打！』祖父愠怒的說。

但是，他倒底被感動了，他揩了揩已經濕了的眼睛。

「好啊！』泰爾跳了起來：『八點半打過……曼苔兒！我們得走了！……』」

祖母徒然的要他們再留一會。

「不行！我們不能！」泰爾堅決的說：「我已經答應過光仙子！」

他很快的拿起那個珍貴的鳥籠。

「再見！祖父！……再見！祖母！再見！彼羅弟，羅拔，普靈，曼蒂玲，李却弟，還有

蒂蒂。……我們不能再攔。……不要哭！祖母！我們必定常常來！」

可憐的祖父在亂發着怨言：

「啊！這生活多令人討厭！……」

泰爾安慰他。並且再聲明以後常常來。

「天天都來！」祖母說：「你們來拜訪我們，是我們僅有的樂趣！」

「再見！再見！」他們的弟妹齊聲說：「常常來！帶些麥精糖來給我們！」

他們吻過，他們揮着手帕說了最後的一聲再會。人形漸漸的消逝，聲音也失去了。

兩個孩子又被濃霧所籠罩，原來的森林又現了出來。

「我真怕！」曼苔兒哭了：「哥哥！把你的手給我，我真怕！」

泰爾也一樣的抖戰，但試着安慰他的妹妹是他的責任：

「噓！」他說：「你記住，我們得到了青鳥回來的！」

說着：一線光明投射了來，孩子們立刻向着跑過去，他把鳥籠緊緊的抱着；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看看他的鳥。……噯呀！這使他失望極了！在記憶之鄉是很美的青鳥，現在却變成了黑的！雖然泰爾極力的定神凝視，鳥依然是黑的！他怎麼會知道烏鴉是習慣於在老地方唱歌的呢？什麼事？多苦痛的啊！生活對他多麼的慘酷！

不久以前，他們是忘記了困難與危險，怎樣高興的走着他們的旅程。他們堅決的勇敢的前進，他們有把握的去找，那能給與仙人的小姑娘幸福的青鳥。現在一切都完了！我們的朋友第一次感到羞辱。煩惱與障礙在等着他！他是在嘗試着一件不可能的事？是仙人愚弄他嗎？是他不能夠找到青鳥嗎？他的勇氣似乎是離開他了……

他不能找着回來時的路，煩惱又多了一層。地上沒有一片如意花，他哭了起來……

幸運得很，我們的小朋友們的陷於困苦中並不久。仙人答應過讓光仙子照顧他們。第一道難關已經過去，他們在老人的屋外不久，霧突然消逝了。代而出現的是一幅安靜的畫境，可愛而且樸素，一個奇異的聖堂發出眩目的光輝。

美麗慈祥的光仙子，穿着地的發着鑽石般的光彩的衣服，站在門檻上，微笑着的聽泰爾

訴說他的第一次失敗。她知道孩子們所找到的是什麼東西，她知道一切。因為光仙子以她的愛照耀着所有的人類，雖然沒有一個人完全的領受，而去認識一切事物的底細。現在，謝謝仙人所給孩子的鑽石，第一次的，她正在測驗與克復一個人的靈魂。

「別難過」，她對孩子說：「是你們見到你們的祖父母不高興嗎？是一天還不够快樂嗎？是你們不喜歡那隻老烏鴉復活嗎？聽它唱！」

那老烏鴉竭盡全力的唱起來，他那小的黃色眼睛充滿了喜欣的在籠中跳躍。

「像你對青鳥似的，親愛的孩子們，你要學着愛你在路上所找到的這烏鴉。」

她莊嚴的點點頭；很明白，她是知道青鳥在那裏的。但生活是常充滿着美麗的神秘，對這我們得尊敬，不然我們將會毀了它們的；同時，假如光仙子告訴孩子，青鳥在那裏，那他們準不再去找了！至於爲什麼，我將在故事的末尾告訴你們。

現在讓我們離開睡在美麗的白雲上同光仙子照拂下的小朋友吧。

第四章

夜之宮

不久，孩子同他們的朋友在第一個黎明來到的時候遇到了，一齊到夜之宮去，他們希望能在那裏找到青鳥。好幾個都在點名時沒有答應他們的名字。牛奶怕一切刺激，她在屋裏不出去。水說出她慣於睡在苔牀上的道理，她已經疲乏得半死，很怕會病倒了。至於光仙子，從有世界以來，她同夜就有了仇隙；火是同光仙子一樣，同夜是合不來的。光仙子吻吻孩子，同時告訴泰樂了路，因為引路是他的責任，於是這小隊伍便上路了。

你們必記得起泰樂像一個矮人般的用後脚疾走的樣子，他的鼻子向着天空，他的舌頭在下顎前搖曳，前爪放在胸前。它上上下下的四處奔跑，到處嗅個不止，而不顧這是會使他疲倦的。他堅強的自信他不會在路上被什麼誘惑；他渺視那拉圾堆，輕視昔日的一切，就是從前的朋友他也決不再同它們往來。

可憐的泰樂！他竟歡喜他能變做了人；然而，他是不比以前快樂的！自然生活對他仍是

一樣的，因為他的本性並沒有改變。假如他仍具有着狗的感覺與思想，那他變成了一個人又有什麼用處呢？事實上，僅目前所壓在他身上的責任觀念，就够使他的煩惱加大一百倍了。

「噫！」他盲目的同他的小主人去尋找青鳥，他就不知道這旅程終了後，他的生命便也完結。「噫！」他說：「假如我捉到那青鳥，相信我，假如他不是胖得甜得像一隻鵪鶉，我決不會用舌頭尖去碰他一碰的！」

麵包靜肅的拿着鳥籠跟着，兩個孩子走在他後面，最後便是牠。

但是貓呢？要了解她的缺席，我們得回頭想一下她以前的思想。當她在仙宮的大廳召集會議時，她的目的就是在想法阻礙這旅程；但她沒有料到她的聽衆全是些蠢傢伙。

「這羣呆子，」她想：「將來一切都像犯了罪似的全部毀滅在仙人的權力下的。只有依賴自己好些，在我的貓生活裏，一切都是建立在懷疑上；我現在看出人的生活也正同這一樣。信任別人的只是得到背棄；一個人最好是沉默與詭譎。」

貓的地位同狗是一樣的：她從前的一切仍舊沒有改變。她很壞，但是，我們的泰樂却很好。

於是她決定爲自己進行，在天亮前便去拜訪她的老朋友「夜」去了。

到夜之宮的路是一條又長又險的。貓以前她就常去，所以她跑得很快。她的斗蓬在風中像一面旗似的在她後面飄揚，她帽上的羽毛也搖舞着。她的羊皮靴幾乎踏不着地。一會她便到了夜所在的那個大廳裏了。

這真是一幅奇異景象：夜像一個女王樣的躺在她的御座上，她是睡着了，四週沒有一絲光亮，也沒有一顆星。我們知道貓是在黑暗中保持着視力的，所以她能像畫間一樣看得見夜。

夜的身軀，僅能從黑幔裏看出一半，她是同古希臘的彫像般的美麗。她沒有臂，只有一對巨大的翅膀，——現在她正睡着，所以是捲起的——這翅膀從她的肩一直到腳，給了她無比的威嚴，基於是朋友的關係，泰萊蒂不多看她，因為這是一個危險的關頭，而且時間又很短。她又疲倦又煩惱。她很悲傷的撲在御座前面：

「是我！尊貴的夜！……我很疲倦！」

夜的生性是很容易受驚的。她的美麗是建築在寧靜上，享有着寂靜的神秘，但這生活時常被擾亂着：一顆星從天空流過落到地上，一片葉的落在地上，一聲梟的叫聲，都幾乎把她每天晚上用以遮蔽世界的黑外套撕破。因此，貓還沒有說完，夜就坐起來了，她抖抖全身，

用翅膀撲一撲，她用恐懼的聲音問泰萊蒂。立刻她就知道危險已經接近了她，她悲傷着她的命運。什麼！一個人來到她的宮裏了！也許是借着鑽石的魔力要來發現她的秘密！她將怎麼辦呢？她怎樣保護自己呢？同時，她忘記了寂靜，忘記了她自己的神聖，她開始大叫。但是她很幸運，泰萊蒂有着那人生的煩惱（註），用來防禦是很好的。她在孩子們未來前就想出了辦法；她希望說服夜採用它，她是用這樣的幾句話來說明她的計劃：

「我只看出的一件事情。尊貴的夜！他們是孩子，我們要恐嚇。他們才不敢開大廳後面門的碰那青鳥去的。那別的洞的神秘可以駭駭他們。我們的一切希望都便寄託在這上面。」

除此外別無其他方法了。但夜還沒有來得及回答，她就聽見一種聲音。她繃起她美麗的面孔，忿怒地展開了翅，這態度告訴了泰萊蒂說她贊成了這個計劃。

「他們來了！」貓叫道。

那小隊伍在夜的昏暗的樓梯前停止了。泰萊蒂勇敢的站在前面，泰爾迷惑的向四週注意觀察。泰爾找不到一件能安慰他的東西。這裡是宏大而且可怖。大理石的大廳顯出峻嚴的，像墳墓的光彩，看不見天花板；四週的烏木柱高得像伸進了雲端。當你舉眼看上去時，只些許

（註）指奸狡而言——譯者。

有一絲星星所發出來的微光。在那黃銅的大門前邊的夜的御座兩邊閃爍着兩團——沒有多的——火燄。

貓撲向孩子去：

「走這裏！小主人！走這裏！……我已經同夜談過，她很喜歡見你們。」

泰萊蒂溫軟的聲音使泰爾恢復了知覺，他用勇敢自信的步伐走到御座前說：

「午安，夜太太……」

「午安，」使夜記起了她的世仇光仙子來，她怒着用枯燥的聲音回答：

「午安！……我不希望聽……你應該說夜安，至少也得說晚安！」

我們的主角並不想爭辯。在這偉大的女人面前，他覺得自己很渺小。他立刻請求她原諒，並且盡量的說得柔和。同時請求夜准許他們在她的宮中尋找青鳥。

「我不知道，這裏是沒有的！」夜用她巨大的翅膀拍着去駭孩子。

但是，當他還堅持着時，她——指夜。譯著——怕起那鑽石來，那鑽石會把黑暗，及她的魔力消滅個乾淨。於是她假意的慷慨允許。指着御座前的的大鑰匙給他們。

泰爾毫不猶豫的拿鑰匙跑到大廳的第一道門那裏去。

每一個人都駭得發抖。麵包的牙齒在打着戰，糖痛苦欲絕的站着。曼苔兒說：

「糖在那裏？……我要回去了！」

當時，泰爾也有些怕，但他仍果決的去試開那道門，夜嘈雜的宣佈出第一個危險！

「那裏有鬼。」

「哦！」泰爾想：「我從來沒有見過鬼的：這多糟啊！」

忠實的泰樂站在他的旁邊。他喘着氣，因為狗是痛恨任何鬼祟的事的。

終於，鑰匙在鎖裏軋軋的響起來了。寂靜的氛圍濃厚得同黑暗一樣。沒有一個敢喘一口氣。這時門開了，一會，幽暗中有些灰白的東西在到處奔跑。有的從右邊伸向天空，有的圍繞着柱子，有的蜿蜒在地上。他們很有些像人，但又辨別不出他們的面貌，同時也看不清他們。你一注視他們，他們就變成一團白霧。泰爾去追逐他們。至於夜，她澈底實行着貓的陰謀，她裝做很怕的樣子。她千萬年來便同這些鬼朋友在一齊，只要說一句話便可以趕他們進去。但她什麼都不做，只像瘋子般的拍着她的翅膀，大聲的乞求道：

「追他們！驅逐他們！」

但是這些可憐的鬼，他們想到外邊來呼吸點新鮮空氣，可是因為人已經懷疑他們，如果

不快折回去，他們怕泰樂會來咬他們的腿。

「哦！……」當門關上時狗喘着氣說：「我有利害的牙齒，天曉得！那些人從來我就沒有看見過！你咬他們，你會發覺他們的腿是同棉花所做成的一樣！」

這時泰爾走向第二進門問：

「裏面有什麼？」

夜做手勢阻止他。難道這頑強的小傢伙真的要是一切嗎？

「開他要小心嗎？」泰爾問：

「不！」她說：「值不得的。裏面是病魔。那些小東西是很沉靜的！人有時却會同他們發生戰事！……你打開自己看！……」

泰爾打開門後，驚奇得無話可說，裏面什麼也看不見！……

他剛要關門，一個穿着長袍戴着睡帽的小人擠到了他旁邊，開始在大廳中跳躍，她常站住擺着頭咳嗽，打噴嚏，掃清一下鼻子……她穿着拖鞋，但拖鞋太大了，很有掉的可能。衛，麵包同泰爾被她引得忘記了害怕大聲笑了起來。但當他們靠近她時，他們也打起噴嚏，咳起嗽來了。

「這就是病魔的小威力。」夜說：「這是「頭裏傷風」。(註)」

「哦！哦！」糖想；「假如我的鼻子再像這樣，我將要被毀傷，被溶化的！」

可憐的糖，他不知道那裏他可以躲藏。自從這旅程開始，他就對水完全發生了戀愛！但這愛戀引起了他的憂慮。水是一個妖媚的女人，她期望同誰混在一起，而由此得到些厚待；但是同水過份的混合是件奢侈的事。糖每吻她一次，他的生氣就虧耗了一些，這使他感到對他的生命的恐懼。

當他感到已經被「頭裏傷風」所襲擊，他立刻飛跑出宮去。但是我們的泰樂却跑到那小淫婦——指病魔。譯者——後面趕地回去。在泰爾與曼苔兒笑着的當中他就決定這樣做了，他認為這並不怎樣困難。

泰爾更勇敢的跑到第三道門去。

「小心！」夜顫抖的叫道：「裏面是戰爭啊！他們比什麼都利害！假如他們中有一個逃出來，我真不敢想像要發生怎樣一個情況——站住——推上門！」

夜的警告還沒說完，大胆的小傢伙——指泰爾·譯者——已經在後悔他不該粗鹵。他試

(註)原文係 Cold-in-the-Head。

着去關所開了的門，可是無用了：門那邊有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血流由縫中流過來，火燄閃射着，叫聲，誓聲，呻吟聲混着槍砲的轟聲。每個人都在宮中雜亂的奔跑。麵包同糖盡力的奔逃，但仍找不到一條出去的路，於是又折回去幫同泰爾去抵住那有着令人失望的力量

的門。

貓裝做很憂慮，但仍顯出神秘的笑：

「這大概是最後一次了，」她扭着鬍鬚：「他們決不會去開第四個門。」

泰爾用最大的力量去幫助他的小主人，這時曼苔兒正躲在角落裏泣哭。

最後，我們的主角發出了勝利的叫聲：

「哦！他們讓步了！勝利了！勝利了！……門已經關起來！」

這時泰爾疲倦的撲在石階上，他發抖的手摩着前額。

「好？」夜粗魯的問：「你够了嗎？還要不要看他們？」

「不錯！」小傢伙哭着回答：「他們真醜得可怕……我並不想他們那兒會有青鳥……」

「你應該相信他們真的沒有青鳥，」夜怒了；「假如有，他們準會吃去的……那你準也

一無所獲……」

泰爾昂然的站起來：

「我要看一切，光仙子說過……」

「這說起來很容易。」夜說：「一個在家裏的人總這樣想！」

「我們到第四道門去。」泰爾決然的說：「裏面有些什麼？」

「是我管理的陰影與恐怖！」

泰爾想了一會：

「陰影！」他想：「夜是在同我開玩笑。一點多鐘（註）來我看出陰影是在這裏；我想再見一次日光。至於恐怖，假如他像鬼，那我們可以戲弄他一下。」

於是他把門去開了，他的同伴來不及去阻止他。因為剛才的驚恐，他們一齊坐在地板上互相凝視者。這時泰爾把門拉開，但什麼也沒有進來。

「什麼也沒有啊！」他說。

「有的！你看！」夜仍舊裝做驚駭的樣子。

夜是狂怒了。她想用恐怖來造一個局面。看！這些不幸者很久就被人叱責，到現在他們

（註）指泰爾來夜之宮的時間。

還害怕着人的！夜用甘言引誘出來了幾個用灰白的幕遮着的東西。他們圍着大廳奔跑，孩子的笑聲使他們又衝了回去。夜的企圖失敗了，時鐘已經在附近響着（註）。泰爾移步到大廳最後的門去。

「不要開他！」夜凜肅的說。

「爲什麼？」

「因爲是不可能的！」

「準是藏着青鳥！」

「不要再試探命運，別開吧！」

「爲什麼？」泰爾固執的反問。

這固執激起了夜的大怒，他加重語氣的說：

「沒有一個曾經開過這門的在白天還會活着的。明白說也就是必定準死，裏面有超過世上的慘惡在等待你去碰那道門！」

「別開了，主人！」麵包的牙齒打着戰；「別開了！可憐可憐我們！我跪着請求你！」

（註）恐怖與陰影是怕時鐘的響聲的。

「你會把我們的生命完全犧牲了的！」貓叫着說。

「我不！我不！」曼苔兒哭着。

「可憐可憐我們！」糖扭着指頭的哭。

他們一齊圍着泰爾哭起來。只有泰樂同意泰爾的意思，雖然他也怕最後一點鐘（註）來臨，但他不敢去說一句話。兩顆大的眼淚順着他的臉溜下來，他絕望的舐着泰爾的手。這是多動人的景象。這時泰爾有些猶豫了。他的心也劇烈地跳個不止，他的喉嚨苦楚得發燥！要想說一句話都不可能。他不願意把懦弱顯出在他不幸的同伴面前！

「假如我沒有力量去完成我的使命。」他向他自己說：「那誰去呢？要是他們看出我的困難，我可已經完了，他們必不會讓我去，我將找不到青鳥！」

這種想法激起了他心中的豪俠的反抗。這是萬萬不能的，或者，離幸福已經很近，却怎能不去呢？他要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做，去獲得它，然後再授與全人類！

決定了！泰爾決定犧牲他自己，他像一個真的英雄，他揮舞着大而重的金鑰匙叫道：

「我必得開這道門！」

（註）指臨死時而言。

他跑到門前去，泰樂喘氣的跟着他。可憐的狗已嚇得半死，但他很驕傲能獻身泰爾，他竭力掩飾他的恐懼。

「我要在這裏！」他對他的主人說：「我一些不怕！我要同着你留在這裏！」

當時，其餘的都逃走了。麵包在柱子後裂成了碎片；糖抱着曼苔兒躲在角落裏；夜同貓怒得發抖的縮在大廳的另一端。

泰爾給了最後的一吻給泰樂，同時記住泰樂在他的心裏。他毫不懼怕的去開鎖。當兩扇門打開時，躲在角落裏的人都嚇得大叫起來。可是出乎意外的，泰爾驚住了。多美的啊！一個奇異的花園在他的前面，裏面充滿了發着像星的光亮的花朵，瀑布從天上流下來，樹浴在銀色的月光裏。一些藍雲般的東西在玫瑰叢中晃動。泰爾揩揩眼睛，他不大相信所見的是真的。他等一會又仔細再看，他跑進花園去，瘋狂的叫：

「快來……快來……在這裏了！我們找到了！……無數的青鳥啊！……真數不濟！……來啊！曼苔兒！……來啊！泰樂！……你們都來！……幫忙我！……你隨便一伸手便可以拿到不少了！……」

他的朋友安心了，也跑來鳥的中間，看誰拿得最多：

「我已經拿着七隻了！」曼苔兒叫道：「他們要掙脫了！……」

「我也是有些拿不住！」泰爾說：「我拿着很多！……他們想從我手裏逃脫呢！……泰樂也拿到好些了！……我們走吧！……光仙子等着我們的！……她將要多麼快樂呢！……從這裏走！這裏走！……」

他們急疾的跳躍，唱着勝利的歌的走着。

夜同貓就不能也分享這種快樂，勉強的走到門前，夜哭着道：

「他們得着了沒有？……」

「沒有！」貓發現真的青鳥還棲在月光上：「他們不能到他那裏的，他在得很高……」

我們的朋友急忙的跑過無數的梯子，向日光奔去。他們緊緊的拿住所找到的鳥兒，他們沒有想到每接近日光一步，青鳥是會致死的，所以當他們到樓梯頂時，他們所拿着的已經全成些死去的鳥兒了。

光仙子正渴望的等着他們。

「你們找到了嗎？」她問。

「找到了！」泰爾說：「多得很！有這麼多呢！你看！」

他說着拿出找到的青鳥給她看，他驚得呆了。手中全是一些死去所剩的屍骸：它們的翅膀破碎了，它們的頭悲傷的垂着。泰爾失望的看看他的同伴。啊！他們也是拿着一些死去的鳥兒。

泰爾悲憤的投進光仙子的臂裏。又一次的，他的期望完全破滅了。

「別哭！我的孩子，」光仙子說：「你沒有捉到一隻能在日光下生活的……我們還得要去找……」

「不錯！我們還得要找。」麵包同糖同聲一齊說。

他們雖是多蠢的一對；但他們還安慰泰爾。至於泰樂他迷惘的忘記了他的尊嚴（註），他望着死鳥說：

「它們可以吃嗎？我想？」

他們走回到光仙子那裏去睡覺。這是一個憂鬱的旅程，他們都譴責泰爾的鹵莽。糖走到麵包旁邊向着麵包的耳朵悄悄的說：

（註）泰樂一向是裝做很尊嚴的。他很可恥昔日的生活

「主席（註），你想到嗎，這激動是沒有什麼用的？」
這種獻媚使麵包感覺到得意，他傲然的回答道：

「你決不要害怕，我親愛的傢伙，我一定可以矯正一切。假如我們聽從了那小狂人的育想，生活是不堪忍受的！……明天，我們都睡在牀上不能起來了！……」

他們忘記了若不得他們嘲笑的這個孩子，他們準不能活起來的。要是他突然要麵包回到平鍋去讓人吃，要搗成爲小塊去甜他父親的咖啡，他的母親的糖漿，那他們恐怕必定跪在他們恩主——指泰爾。譯者——的面前請他慈悲可憐他們呢。總之，他們是不配享受好運氣的，除非他們親身經歷過苦頭。

可憐東西！白依倫仙人把人的生活作爲禮物送給他們時，忘記加入一點智慧了。他們並不完全錯。自然，他們是追隨着人的足跡。給他們說話的能力，他們就亂說，知道怎樣判斷，他們就只知責罰；給他們知覺，他們就說不平。思想只加給他們害怕的感覺，並沒有給與他們幸福。

幸好，謝謝光仙子的見識，她明白了他們心中的一切。所以她決定不到不得已時，她不

（註）在白依倫宮中時，麵包曾自稱爲主席

再用這些物質與動物。

「他們是有用的。」她想：「在路上他們可以安慰同使孩子快樂。但是他們是不能共受患難的，因為他們既沒有勇氣更沒有信心。」

這時，這集團走在一條燦爛的路上，這路的末端是一個水晶體上，發射着光芒的光仙子的聖院。孩子們太疲倦了，他們軟流的讓狗背負，到發光的步階時（註），他們已經幾乎睡着了。

（註）即已到達光仙子的聖院前的意思。

第五章

未來的天國

泰爾同曼苔兒醒來時已經是第二天早上，他們很愉快，由於孩子們所特有的疏忽，他們忘記了失敗的苦痛。泰爾很高興他能得到仙光子所給他的稱讚：光仙子是快樂得彷彿他已經帶着青鳥來一樣。

她撫摩着泰爾的捲髮微笑着說：

「我很高興，你是這樣良善勇敢的孩子，你有着要去尋找你想像中的一切的決心。」

泰爾是不能了解她這艱深的字句的，不過雖然如此，他仍很高興能聽到。除此以外，光仙子還保證他在今天的新旅程當中，是沒有什麼危險的。相反地，他將遇到千萬的小孩，這些孩子可以指示他一些世人所想不到玩意。她還告訴他，這次旅行只是她同他及曼苔兒去，其他的是在這裏休息。

光仙子認為最好是把這些物質同動物鎖閉起來。她知道，假如讓他們自由，他們必定逃

耽甚至搗亂。這並不是她殘忍，而是因為她的聖院的圓屋頂是人間光亮的泉源；你是不能沒有她的允許而擅自出去的。她告訴動物同物質最好請他們看看書，或是做一些好的遊戲，他們笑着的答應他們很喜歡，沒有什麼會比在這兒還使他們高興。

泰樂自然是不贊成這種意見。他的熱情是比他的貪慾與懶惰還有力，他用懇求的眼光望着願意有他這個忠實的伴侶的泰爾，假如光仙子並不絕對禁止，希望龍能够只帶他一個去。

「我不能爲力。」泰爾吻着他說：「我們這次去的地方，狗似乎是不允許去的。」

當泰樂看見水心神消失的躺在沙發上玩着她的頭髮時，他絕望了。他跑到水那裏去，竭力的恭維她，恭維後，他請求她把她最大的項鍊借他一條，她的性情這時很好，所以她不僅答應了他的請求，並且還把那珊瑚鍊的一端替他拴在頸子上。泰樂高興的跑到他的主人那裏去，交給他這條暫時的鍊子的代替物，跪在泰爾的腳前說：

「小主人！你還是這樣的帶我去吧！人是不能拒絕一隻被鍊鎖住的狗的！」

「哦！就這樣，你也是不能去的！」光仙子被這舉動感動了，她牽起他來，告訴他如果他不去，對孩子是將大有幫助的。

說着地觸一下綠玉的牆壁，牆就分開讓地同孩子穿了出去。

她的雙輪馬車——是一輛金子鑲的扁圓形的玉車——已經在聖院外等着了。他們坐上後，兩隻白鳥便拖着車子飛上雲層去，車子飛行得很快；坐的時間並不長，這使孩子很可惜，他們很高興，喜歡路上所見到的一切；但是，另外更美的奇景還在前面等着他們的。

雲朵在他們的四週消失，他們覺得是在一個炫燦的碧宮裏。這裏一切全是青的，那光線，那圓柱，那屋頂；同每一件東西，都是美極了的青色。他們看不見仙宮的末端，視線全迷失在無數的碧玉的勝景中。

「多美啊！」泰爾無法壓制他的喜悅：「啊！多美！……我們是在那裏？」

「我們是在「未來的天國」裏。」光仙子說：「那些孩子全都沒有誕生。鑽石允許我們去清楚的觀察人們所隱藏着的一切，也許我們可以在這裏找到青鳥……看！孩子們跑着來了！」

從各處來了很多全身穿着青色衣服的孩子，他們有極精美的黑的，或黃的頭髮。他們歡樂的叫道：

「活的孩子！……來看這活的小孩！」

「爲什麼他們叫我們是活的孩子！」泰爾問光仙子。

「因為他們還沒有生的。他們正等着他們的生辰，我們的世界所有的孩子都是從這裏去的。當父親同母親需要孩子的時候，你們所看見的那後面的門就打開讓他們下去……」

「好多啊！好多叫！」泰爾叫着。

「他們很多。」光仙子說：「沒有一個人可以數得清的。但你們再過去一些，你們還可以看到些別的東西。」

說着泰爾便擠出去，但他很難移動一下脚步，因為一羣穿青色衣服的孩子圍擠着他們。最後，他終於走上一級石階，我們的小朋友能夠看得見這一羣喜歡探聽的孩子，與這大廳的每一部份了。這多奇特！泰爾從來就沒有夢想到與這相像的任何事情！他直喜歡得跳躍；曼苔兒靠在他身上，提起足跟也看到了，她拍着手驚奇的叫個不停。

週圍穿着青色的孩子真不知有多少，有的在玩，有的在走，有的在沉思，有的在睡，有的在在工作；他們所做的儀器，工具，機器，同他們栽培或是採集的那些花，草，果實，都是同仙宮一樣的是天青色。孩子中有一些較高的人，他們也是穿着青的，他們很美，看起來好像是些天使。他們走向光仙子來，笑着溫和的把其他的孩子推到一邊，他們很快的折回去做他們的工作，但仍用驚奇的眼光看着我們的朋友。

其中的一個，無論怎樣都站得同泰爾很接近。他很小。在他的天青色的綢衣下露出一雙粉紅色的赤脚。他奇異的凝視着這活孩子，他不住的走過來。

「我可以同他說話嗎？」泰爾半驚半喜的問道。

「可以！」光仙子說：「你得結交些朋友……我要走了，你必更能使你自己安適……」說完，她離開兩個孩子去了。他們互相微笑的望着。突然，他們開始了談話：

「你好嗎？」泰爾伸手給那小孩。

但是那孩子並不了解他的意思，只呆呆的站着不動。

「這是什麼？」泰爾摩着那孩子的青衣服問道。

那孩子只專心於注視他，沒有回答，但是重重的用手碰了一下泰爾的帽子：

「這呢？」他囁囁的說。

「這……是我的帽子。」泰爾說：「你沒有帽子嗎？」

「沒有！這有什麼用？」那孩子問。

「他可以使你好，」泰爾答道：「你冷的時候就要用他……」

「冷的時候是什麼意思？」

用臂打擊他的前胸。

「當你像這樣抖：Brrr！Brrr！」（註）「泰爾說：『當你的手像我這樣。』泰爾有力地

「世上冷嗎？」

「是的，在冬天沒有火的時候。」

「爲什麼沒有火呢？……」

「因爲他太貴，要費錢去買柴的……」

那孩子又望着泰爾，他不知道泰爾所說的每一個字。泰爾的臉色變得驚惶失措了：

「這已經够清楚，但他不懂得日常生活的事物。」我們的主角想。這時那孩子尊敬的望着這知道一切的「活孩子」。

他問泰爾金錢是個什麼東西。

「何消說，有他你可以買你所要的東西！」泰爾說着又輕蔑的舉了一些更遠的例子。

「哦——」孩子奇怪的說。

自然，他是不能了解的。一個像他這樣居住在樂園裏的孩子他怎會知道呢？他們在未學

（註）發抖的聲音。

習用言語表達時，這小的慾望已經滿足了。

「你有幾歲？」泰爾又繼續着這談話。

「我不久就要誕生，」那小孩說：「我將要在十二年以後誕生……誕生是好的嗎？」

「當然！」泰爾不加思索的叫道：「真是一個大笑話！」

但當那小孩問他要怎辦時他可怔住了。他的驕傲不允許他在別的孩子前洩露出他所不知道的；他的手插在褲袋裏，他的腳分立着，他的臉是仰向上，好像不在乎這問題一樣。最後他聳肩了聳說：

「老實說！我是想不起了！時間隔得太久！」

「他們說世界同活的人是好的，真嗎？」

「當然不坏！」泰爾說：「有鳥，有餅乾，有玩具……有的全都有；不過，那些什麼也沒有的人可以看看別人的！」

這回想使我們明白了我們的小朋友。雖然他是傾向於驕傲，但他並不嫉妒，他所缺乏的他可以用別人的好命運來做補償的。

他們談得很多，但我不能把他們所說的話告訴你。因為有些話只是他們自己覺得有趣。

不一會，在遠處照着他們的光仙子來了，她有一些兒不安：泰爾哭了，大顆的眼淚從他的臉上直落到漂亮的衣服上。光仙子知道他是正談着他的祖母，至使他忍不住的要流淚。他把頭轉開，想隱藏他的情感，但是那好問的孩子又再問他這個問題：

「祖母死？……死是什麼意思？——」

「就是他們去了不再回來。」

「你的也是這樣嗎？」

「是的！」泰爾說：「她待我太好了。」

說着泰爾又哭了起來。

那小孩是從來沒有見過誰哭過。他是住在沒有憂愁的世界裏，他覺得很奇怪，他又問：

「你的眼睛是怎麼了？……他們是在製造珍珠——指眼淚，譯者——嗎？」

對於他，眼淚是奇怪的東西。

「不！不是珍珠……」泰爾羞怯的說。

「那是什麼呢？」

我們的小朋友他是不願示弱的。他把一切過失都歸罪於這仙宮上（茲）。

那天真的孩子堅持的問：

「那落下來的是什麼？」

「只是一小點水。」泰爾不耐煩這樣無止的問題了。他很簡短的回答。

不成問題，那孩子是純正的，他摩着泰爾的臉又好奇的問：

「他們是從眼裏出來的嗎？……」

「是的——在哭的時候。」

「哭——是什麼意思啊？」

「我沒有哭過。」泰爾倔強的說：「這裏的顏色太藍得過甚了！……假如我哭也必然是

爲了這……」

「你在世上哭嗎？……」

「男孩不的——全是女孩……你在這裏哭嗎？」

「不！我不知道怎樣算哭……」

「你應該學……」

(註) 過強烈的色彩常會刺激眼睛，甚至流淚。

這時，一陣大風使他轉回頭去看，在離他不遠的地方，有一部他先所沒有看見的機器，因為那時他只顧同那孩子講話，這是多宏大的東西，但我不能告訴你名字，因為這發明物尚未到人間，它在未來的天國裏是還沒有定名的。我僅能說關於泰爾的事，當他看着的時候，他覺得那巨大的天青色的翅膀所發出來的聲音，很有些相像人間的風車，假如他找到了青鳥，這翅膀就必不會太精細，美好了。他充滿了驚嘆的問他的新交的朋友那是什麼。

「那？」那孩子說：「那發明是我預備到人間去製造的。」
看見泰爾大睜着眼睛他又說：

「我到人間後，我要用這發明給人幸福……你喜歡看它嗎？……它在那邊兩棵柱子的中間……」

泰爾隨着轉過去看，但孩子都衝過來叫：

「不！不！來看看我的！……」

「不！我的最好！……」

「我的才是最希奇的發明呢？……」

「我的是糖做的呢？」

「他的不好！……」

「我帶着一種沒有人知道的光！……」

最後的一個孩子說着，他身上燃起了一種特別的火焰。

在這叫喊中，活孩子被拖到青色的工場去了，每個小發明家都開動了他們的機器。那青色的飛動中的大圓板，滑車，皮帶。飛輪，轉動輪，齒輪同着各種輪子，有的在地上掠過，有的高立在天花板上。另外的一些孩子有的展開圖樣；有的翻開大書；有的揭露出淺藍色的彫像；有的拿來巨大的花同着龐大的果實好像同藍寶石所做成的沒有兩樣。

我們的小朋友牽着手張了嘴的站着：他們以為是居住在樂園裏。曼苔兒俯過身子去看一朵大花，她把頭伸進去，那花在她的頭上到像她的一塊青色的頭巾。一個美麗的，黑髮的，有着深思的眼睛的孩子拿住花莖傲慢地說：

「我到世界上去後，這花將像這裏一樣的生長在世上。」

「什麼時候呢？」泰爾問。

「在五十二年另四月另九天以後。」

有兩個孩子挑着一担比梨大的葡萄過來，那担子重得使他們彎着腰。

「一堆梨！」泰爾叫道。

「錯了！這是葡萄。」孩子說：「我在想法使它們在我是三十歲時都還能像這樣……」泰爾很想去嘗一個，但另一個高的孩子來幫助着把它帶走了，他的髮是金黃色的，玫瑰色的臉從那柳條編成的籃子的葉中露出來笑了笑。

「看！」他說：「看我的蘋果……」

「是瓜啊！」泰爾說。

「不不！」那孩子說：「是我的蘋果！它們能在我生後也像這樣！我已經發現方法了！……」

突然，一陣笑聲在大廳中喧響起來。一個小孩講着宇宙之王；泰爾被困惑住了，他到處的看。每一個面孔都泛着笑容，轉向泰爾所看不見的地方；每個指頭都指着那地方，可是泰爾就找不到。他們講着一個王！他認為是在王座上坐着那手執金笏的高貴的人。

「那裏……那裏……下來了，下來了……你後面……」千萬的小聲音一齊說。

「但王在那裏啊！」泰爾同曼苔兒很感興趣的重複的說。

一個強大的聲音說：

「我在這裏！」聲調是驕傲的。

這時，泰爾看見一個他所未見過的胖孩子，他很小，他冷靜的坐在最末端，似乎在默想着。這小王沒有注意到「活孩子」。他的美麗而溫柔的眼睛藍得同這宮殿一樣，那眼睛正追求着無止境的夢；他用右手支持着那沉思得發重的頭，他的短而寬的外衣剛露出膝的盛，一個金的王冠安放在他的鬃髮上。當他叫：「我在這裏！」時，他從他所坐的地方站起來，粗魯的想一跨，但身體失了均衡，反而跌痛了鼻子。他掙扎着莊嚴的站起，沒有一個敢笑一聲。他分開腳立住從頭至腳的看泰爾一次。

「你並不大！」泰爾笑着說。

「我可以做很大的事！」王用不准別人再回答的語氣答覆。

「你要做什麼呢？」泰爾問。

「我要建立繞日行星同盟（註）。」王自傲的說。

我們的朋友找不出一個字可說。王又說：

「這個同盟除開離得太遠的天王星，土星，海王星而外都屬於在內的。」

（註）指地球等行星而言。

他又搖擺的走，同時恢復了最初的态度，好像他已經將他所要說的說完了。

泰爾開始了沉思，他想盡力的去了解這些孩子。他認識了這新天體的發現者，新愉快的發明家，消除了世上不平的英雄，征服了死的聰明者……太多了，要記起這名字是要個够長的時間的。我們的小朋友又開始被煩擾所圍困，因為他聽見有一個孩子叫他：

「泰爾！……泰爾！你好嗎？泰爾！你好嗎？」

一個小的孩子從大廳後面跑過來，他那美，那瘦，那明亮的眼睛都很像泰爾。

「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並不奇怪！」那孩子說：「記着，我將要是你的弟弟！」

當時，這活孩子更迷惑了。多怪的相遇！他們回去準告訴媽媽！多驚奇啊！他想着那孩子又繼續說：

「明年復活節前的禮拜天（註）我就來了！」

同時他向他的哥哥問了許多問題：在家裏快活嗎？食物好嗎？爹爹嚴厲嗎？媽媽呢？

「哦！媽媽是很好的！」曼苔兒插嘴說。

（註） Palm Sunday

係紀念基督入耶路撒冷的日子在復活節前的禮拜日。

到他們去問他問題了：他到世上做什麼呢？他帶着什麼呢？

「我帶着三種疾病，」小弟弟說：「猩紅熱，百日咳，麻疹……」

「哦！就是這些？」泰爾叫道。

這孩子搖着頭，感到失望，同時又說。

「最後我就要離開你們了！」

「這值不得生啊！」泰爾煩惱的說。

「我們不能自己決定！」小弟弟怒了。

假如他們不被一羣孩子衝開的話，那他們在未到世界上之前，就得爭吵起來，這時，有一種很大的聲響，好像幾千道門一齊打開般的。

「什麼事？」泰爾問。

「是時間。」一個孩子說：「他去開門。」

每個角落都起了騷動，孩子離開了工廠，丟掉了工作，睡着的爬起來，每隻眼睛熱切的注視着背後的蛋白石的門，同時叫出一個名字「時間！時間！時間！」各處都可以聽得到：這聲音一直繼續着。泰爾死要知道這意思，他抓住一個孩子的袖子問。

「讓我去吧！」這孩子不高興的說：「我很忙，今天也許要輪到我。……已經天亮。要生的孩子就要到世界上去……你可以看見……時間正在拔着門闕（註）。……」

「誰是時間？」泰爾問。

「一個來叫去生的人的老者。」另一個說：「他很好，但他不能靜或是聽。假如輪不着去的想去，他會推他們回來……讓我走吧！也許我就要生了！」

光仙子這時恐慌的急速的到我們的小朋友身邊來：

「我正找你。」她說：「快來：不要讓時間看到你。」

說着她用斗蓬遮住他們，帶他們到一個角落去！在那裏可以不被發見的而可以看到一切。

泰爾是高興這保護的。他知道時間是一個巨人，人類的力量就沒辦法能反抗他。他是一個神，一個鬼怪，他給人以身同時又吞沒了它，他在世界中迅速的穿過；你就不能看到他；他不時的吞食着他所觸過的東西。在泰爾家裏，他就吞食了泰爾的祖父，祖母，弟弟，妹妹同着那烏鴉！他毫不在意拿取一切：快樂，苦惱，冬天，夏天，一切到他的手裏都成了他所

（註）即降生的時間已到。

要吞食的！……

看着「未來的天國」裏的孩子儘快的跑去迎「他」，我們的小朋友很驚奇。

「我想他在這裏是並沒有吞食了什麼。」泰爾想。

他在那裏！門柄在慢慢的轉着。遠處傳來一陣音樂聲：它是世界上的聲音。一條紅綠相間的光輝射了進來。時間在門口出現了。他是一個高而且瘦的老人，他充滿繡紋的臉灰白得好像黃昏時的天空。他的白髮一直拖到膝上。一支手裏拿一把巨大的鐮刀，另一支拿着沙漏（註）。他的後面在一條閃着曙光的海上，有一艘張着白帆的堂皇的金色的單甲板船。

「準備好了嗎？」時間問。這聲音是好像敲鐘。於是千萬個孩子用銀鈴般的聲音回答道：

「我們在這裏！……我們在這裏！……我們在這裏！……」

同時，這些孩子圍着那老人，那老人推他們回來厲聲說：

「只是一個……只是一個！你們來得比需要的多了！……你們不能騙過我！」

（註）古時候用沙漏作為時鐘

他揮舞着鐮刀，去阻當那些想鹵莽的逃走（註）的孩子。沒有一個能够逃脫他的眼睛的！

「不是你！」他對一個說。「你明天才着生的！……你還要等十年……第十三個牧人嗎？……只要十二個，不要多的……還要醫生嗎？……已經多了，他們在世界上發着怨言了……工程師在那裏？……他們要一個誠實的，僅只要一個特出的人材！……」

這時，一個可憐的孩子，弔着背，吮着指頭膽怯的走過來，他的臉是灰白而帶着憂容，步伐是抖戰的；他的這付可憐像暫時激起了時間的一絲憐憫心：

「是你！」他叫道：「你似乎是一個最不幸的人！」

他抬眼失望的看着天空，又說：

「你是要短命的！」

這樣的繼續下去，被拒絕了的孩子，每個都是垂頭喪氣的走回去，當他們中的一個被選擇中了時，其餘的都羨慕的看着他，不時，發生事了，像這時那要去世上與不公道戰鬥的英雄拒絕走，他抱住他的同伴，他們向時間叫道：

（註）即想偷生的孩子。

「他不要去，先生！」

「不，我不要去，」那小傢伙盡力的叫道：「我情願不生！」

「這也是很對的！」有着常識與知道世上一切的泰爾想。

因為人們常常會受到些不應該的打擊；而且，當他們做錯了事，懲罰是將落在他們的那無辜的朋友的頭上。

「要是他我可不顧慮。」我們的小朋友在心中自己說：「我甯願去尋找那青鳥。」

這時，那尋求公理的小人兒，被時間嚇得不知所措的咽哽着。

這騷吵現在是到了最高峯。那些孩子們全在大廳裏亂跑；有的在包裝他們的發明物；有的是留在後面還有無數話要說：

我們尋求公理的小朋友被時間嚇得要死，哭泣着走了。

騷擾似乎平靜了些。那些孩子差不多全跑出了這大廳。有的在把他們的發明物打成包裹，有的還有好多問題要說：

「你還寫信給我嗎？」

「他們說不能！」

「哦！試試看！試試看！」

「宣告我的理想！」

「再見，珍……再見，派爾！」

「你沒有忘記什麼吧？」

「不要把你的理想丟開啊！」

「假如地球上很好！想法告訴我們啊！」

「够了！够了！」時間搖着鑰匙，揮着鐮刀大聲怒吼：「够了！起錨！……」

孩子們都爬上了有着美麗的白帆的金船。他們向朋友揮着手；但在遠處已經可以看到地球，他們在外邊高興的叫道：

「地球！地球！……我能看見它了！……」

「好亮啊！……」

「多大啊！……」

同時，彷彿從深淵裏傳出來似的，一陣歌聲起了，一個盼望喜悅的歌曲。

光仙子微笑的傾聽着，她對驚惶的泰爾說：「這是母親來接他們的歌聲。」

時間闖上了門，他看見我們的朋友，又忿怒的舞着鐮刀來恐駭他們。

「快」光仙子說！「快」泰爾！拿着這青鳥同曼苔兒在先走！」

她從斗篷裏把青鳥拿出來放在泰爾手裏，同時，她用手展開她的發着炫灼的光輝的面紗，在時間的襲擊下保護着兩個孩子。

他們從青玉的走廊穿過。這是很壯麗的，但他們是在未來的天國，時間是偉大的主人，所以他們必需抗抵着時間的攻擊方能逃脫的。

曼苔兒怕得要命，泰爾却仍不怕的轉向光仙子去。

「不要怕！」她說！「自從有世界以來時間就僅只尊敬我。你只要小心的保護着青鳥。它很好！很青的呢！」

這使孩子高興極了。他覺得那珍貴的實物在他的手臂裏極烈的震動，他的手不敢去握緊那動物溫暖而柔和的翅膀；他的心跳得很利害。這一次，他已經得着青鳥了！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碰它，因為是光仙子給他的，他回家後這將是多大的一個勝利……！

他得意得發狂；但是，不幸這使他失去了鎮靜的能力！剛他們跨過門檻時，一陣大風掠過，吹開了光仙子的面紗，兩個孩子又在仍追着他們的時間的眼前現出來。他忿怒的把鐮刀

擊向大叫的泰爾。光子把它吹開了，門在他們的後面猛烈的關上。他們逃脫了！……但是，泰爾受驚的一鬆手，他只有流着淚看着未來的青鳥從他的頭上飛過，混進天藍色的天空裏去，慢慢變做透明的，一直在他眼中消失。……

第六章

墓地

他們不去遠征時，就在光園裏遊戲，這對於他們是極好的，在聖院的四週全是花園與鄉野，而且這花園是同那鋪滿金銀的大廳與走廊一樣的奇異。

有幾種植物的葉子很大，很結實，他們可以睡在上面，當風吹來時，就彷彿是睡在吊牀裏似的。這裏常是夏天，而沒有一分鐘被夜征服過：不過時間仍可以從不同的顏色知道：有粉紅、白、藍、淡紫、綠同黃的時間，除開顏色，還有花、果實、鳥、蝴蝶與香味的改變。這使泰爾與曼苔兒感到無窮的驚奇，他們有着所喜歡的玩具。當他們玩得疲倦時，他們就伸直的騎在那同船一樣的蜥蜴背上，在花園裏的沙路上競賽起來，那砂礫是白得像糖似的。當他們口渴時，水就搖搖她的頭髮伸進花冠裏去，讓他們去從水仙花，仙慈姑或是五爪龍花裏倒出來喝。假如他們餓了，他們可以去採集那有着像日光的果汁的果子。

在灌木林裏，有一個具着魔力的大理石的池塘：裏面澄清的水照不出人的面孔，却可以

反射出人的靈魂。

「這是可笑的發明。」拒絕到池塘去的貓說。

你們知道她的思想！是不會對她的拒絕感到驚奇的。同時，你也知道我們忠實的朋友泰樂可不怕到那裏去找水吃；他用不着害怕他的思照被想出來，因為他的靈魂並沒有變壞。雖然狗是沒有感情，但他却有着愛誠與虔信。

當泰爾去到這神秘的鏡子前，他幾乎常常都看見一個發光的青鳥的影像，因為他已經立定了志願要去尋找他，於是他又去懇求光仙子：

「告訴我！他在那裏！……你是什麼都知道的；請告訴我在那裏可以找到他！」

但是光仙子的回答却是神秘的語調：

「我不能告訴你什麼，你必須自己去尋找。」她吻着他又說：「鼓起勇氣來；你離他已經不太遠了。」

另一天，她對他說：

「我接到白依倫仙人的通知，她說青鳥也許在墓地裏……他將要在一個死人的墳墓裏出現……」

「那我們將怎辦呢？」泰爾問。

「這很簡單——在深夜你只要一轉鑽石，那死就會從地下出來了。」
這話嚇得牛奶、水、麵包、糖，牙齒打戰，止不住的叫抖起來。

「不要理他們。」光仙子對泰爾悄悄的說：「他們是怕死的。」

「我不怕死！」火跳來跳去的說：「當我去燒他們時，那準比現在還要愉快。」

「哦，我覺得我是變了。」牛奶慟哭着。

「我不怕。」狗四肢發抖的說：「但假如你要跑……我也必定跑……並且必定很樂意這
樣做……」

貓順順鬚髮用地一貫的作風說：

「我知道底細。」

「靜些。」光仙子說：「這是仙人的命令。你們要同我站在墓地的門口，讓孩子們獨自
進去。」

泰爾喜悅的問：

「你不同我們去嗎？」

「不！」光仙子說：「因為時間還沒到。我是不進死的地方去。並且，那裏沒有什麼可怕的，我不要去。不過對愛我的人我總是愛他們的……」

她還沒有說完，在孩子四週的情形都改變了。那奇異的聖院，發光的花，美的花園都讓位給一個浴在月光下的狹小的墳地，靠近孩子的是一些墳——長滿草的土墩，木的十字架同着石碑。泰爾同曼苔兒驚駭的互相抱着。

「我很怕！」曼苔兒說。

「我不怕！」泰爾吶吶的說，但實際他並不像嘴裏說的一樣，他也在怕得發抖。

「我說。」曼苔兒說：「這就是死的地區了嗎？」

「爲什麼不是呢？」泰爾說：「它們都不是活的！……」

「你看見一個了嗎？」

「對的，一個。但很久了，那時我還很小的！……」

「像什麼呢？」

「很白，很靜，很冷；同時不會說話……」

「我們是去看它們嗎？」

泰爾被這問題弄得抖起來，他想使聲音不顫抖，但辦不到，他答道：

「自然，光仙子是這樣說！」

「死在那裏呢？」

泰爾驚慌地向四週一看，自從他們單獨剩下來後，他們就不敢動過。

「死就在這裏。」他說：「在這些草同石頭的下面。」

「這是它們的房屋的门嗎？」曼苔兒指着墓石問。

「是的。」

「天氣好它們出來嗎？」

「它們只能在夜裏出來。」

「爲什麼？」

「因爲它們穿着睡衣。」

「下雨它們也出來嗎？」

「下雨它們就在家裏。」

「它們的家漂亮嗎？」

「人說那是很狹窄的。」

「它們有小孩嗎？」

「有的，那些死了的。」

「它們吃什麼呢？」

泰爾在未加思索之前，不再回答了。他覺得作爲曼苔兒的哥哥知道一切事物是他的天職。但是她的問題常使他難住。他想到死人是住在地下，它們吃地上的東西必是很困難的。於是他肯定的答道：

「它們是吃草木的根！」

這回答使曼苔兒的小心靈滿足了。

「我們會看見它們嗎？」她問。

「自然。」泰爾說：「一轉鑽石就什麼都可以看得見！」

「它們將要怎麼說呢？」

泰爾有些不耐煩了：

「它們不說什麼，它們也不會說。」

「它們爲什麼不會說呢？」

「因爲它們沒有什麼話可說。」泰爾粗魯的說。

「爲什麼沒有話可說呢？」

這時，小哥哥失去了忍耐。他聳聳肩頭，給曼苔兒一個怒吼：

「你真是一個厭物！……」

曼苔兒更困惱了。她吮着指頭決意以後永遠不再說話，因爲她沒得到好的待遇。但是一陣風吹過樹枝，又使孩子們感到孤寂與恐懼。於是他們互相緊抱着又開始談話，這樣也許可以避開寂寞。

「你什麼時候才轉鑽石？」曼苔兒問。

「你聽見光仙子說了嗎，我在等着午夜，因爲那煩擾對它們少了些，那時他們要到外面來吸新鮮空氣！……」

「這還不是午夜……」

泰爾轉過去望着教堂裏的鐘，他幾乎沒有勇氣再回答，因爲那針剛指着這個時間：

「聽！」他口吃的說：「聽！……剛剛打了……那裏！……你聽見了嗎？……」

這時鐘開始敲十二下。

曼苔兒嚇得半死，頓着脚尖聲的叫：

「我要走！……我要走！……」

泰爾雖也嚇僵了，但還能說話：

「不是現在走！我要轉鑽石……」

「不！不！不！」曼苔兒叫道：「哥哥！我怕！……不要轉！……我要走！……」

泰爾試着伸手，但曼苔兒纏住了他，他無法觸到鑽石。她用全身的力量拉住他的手臂，

同時提高聲音的叫：

「我不要被死！……它會是很可怕的！……我不准！……我怕死了！……」

可憐的泰爾也是同曼苔兒一樣的害怕，但是經過幾次磨練，他的意志與勇氣已變得更加强大了；他已經學會控制自，已沒有什麼能引誘他而使他忘記他的使命。這時，鐘的第十一下響了。

「時間快過去了！」他叫道：「別再就攔我！……」

他伸脫出曼苔兒所拉住的手，他開始轉鑽石……

立刻，一種可怕的寂靜圍繞住了可憐的孩子。他們看見十字架在搖動，土墩打開了，石版堅立起來……

曼苔兒把臉覆在泰爾胸前：

「它們出來了！」她叫道：「它們在那裏！……它們在那裏了！……」

這種苦痛實不是小而勇敢的人所能够忍受的。他閉下眼睛，昏暈的靠在一棵樹上。在他一分鐘到像悠長的一世紀，他不敢動，也不敢喘一口氣。當時，他忽聽見有鳥的歌聲，一陣溫柔的微風從他臉上掠過。在他的手上，頸上又感覺到迷人的陽光的熱力。現在他安心了，但不相信有這異事，他睜開眼睛很快的又喜悅的閉下來。

每一個墳裏飛出成千的花朶。苔覆在路上，樹上，草上，同時跳躍着好像要去觸摩天空似的。這些花全是盛開的玫瑰，顯示出它們金般的熱烈的心，給與了泰爾夏天的溫暖。繞着玫瑰是鳥的歌聲與蜜蜂的嗡嗡聲。

「我不相信！這是不可能的！」泰爾說：「墳同十字架變成了什麼了啊？」

昏亂迷惑中，兩個孩子攜手穿過了沒有人走過的墳地。四邊全是美好的花園，別的什麼也沒有。在他們恐懼過後，這愉快是無法比喻的。他們曾經想像到那從地裏爬出來的醜惡的

骨骼的跟在他們的後面做着臉鬼，他們曾經幻想到一切可怕的東西。現在在這實境面前得到了證實，那故事裏的鬼怪是不存在的。他們看到這裏是沒有「死」，而是以新的形式繼續生活，永遠的生活下去。凋謝了的玫瑰發散着它的花粉，給與了另外的玫瑰的產生動力，同時發散香味在空氣裏。當花盛開時，果實便生了出來；那棕色的毛虫變成了美麗的蝴蝶。沒有什麼東西會消滅……他們只是在不停的變化！……

極美的鳥在圍繞着泰爾同曼苔兒不停的飛舞。雖沒有一隻是青的，但這些所發見的事已足使他們滿足了，他們不再要求什麼。他們驚奇而快樂的叫道：

「沒有死！……沒有死！……」

第七章

離別

自從孩子們開始這旅行以來，成週，成月的時光由他們身旁消失去，離旅程完畢的日期也變得近了。光仙子近來有些憂鬱，她不愉快的計算着這一天的來臨；她沒有對那些從沒有想像到不幸將要發生的動物與物質說過一句話。

在一天，時候終於到了，他們一齊集在聖院外的花園裏。光仙子站在一個大理石的台上，曼苔兒與泰爾則躺在她的旁邊。在過去的十二個月曾發生了不少的事，但那些活了的動物與物質，靈性並沒有給他們半絲進步：多矛盾啊！麵包吃得太多以至不能走路；而讓牛奶替他推着椅子（註）走。火卑鄙地常同別人口角，結果變成了孤獨而且不幸。水仍舊沒有她自己的意志，受了糖甜柔的懇求，便同他給了婚；同時糖現出了一付極不幸的形像，這可憐的傢伙一天比一天的消瘦下去，比起從前，只是個影子般的樣兒了。同時，水結婚後也失去了

（註）原文 Bath Chair 是一種座下有輪子的椅子，多是病人或行動困難的老人所用。

地原來的魔力與坦白。貓依然是一個愛說謊的，所以我們的好朋友泰樂老是痛恨她。

「可憐的東西，」光仙子想：「生活起來並沒有給他們獲得半絲兒好處。他們已經旅行過，他們在我的這和平的聖院裏，並不注意周圍的一切奇事；他們不是爭吵便是儘量的吃得害病。這些愚者，第一次的幸福就使他們認爲滿足，而不知立刻便要失去。……」

這時，一支銀翅的鴿子飛到地的膝上，在鴿子翠綠色的頸上繫着一個書柬。它是白依倫仙人的使者。光仙子打開了信，讀着下面這幾個字：

「記住！一年過去了！」

光仙子站了起來，揮動她的魔棒，一切便在眼中消失了。

幾秒鐘後，他們全集在那高牆的小門前。黎明的第一道光輝已經照着樹尖。睡在光仙子臂裏的泰爾同曼苔兒醒了，他們揉揉眼睛驚奇的看看四週：

「什麼？」光仙子問泰爾：「你不認識這牆同那小門了嗎？」

泰爾搖搖頭，他記不起來。於是光仙子便提醒他：

「這牆，」她說：「是圍着你在一年前的今天所離開的那屋子……」

「一年前？……」泰爾喜歡的拍手跑到那門邊去：「我們離媽媽近了！……我要立刻吻

她，立刻……」

但是光仙子止住了他，時間還早的，她說他們的父母還在睡着，他不能驚醒他們。

「同時。」她又說：「時鐘不響，門是不會打開的。」

「什麼時間？」泰爾問。

「就是那分離的時間。」光仙子憂愁的回答他。

「什麼？」泰爾有些難過了！「你要離開我們了嗎？」

「不錯。」光仙子說：「一年過去了。仙人將要來向你索青鳥……」

「但我沒有找到青鳥啊！」泰爾叫道：「記憶之鄉的變成了黑的，未來的天國的飛了，夜之宮的死了，墓地裏是沒有青的！……仙人要怒嗎……她將要怎麼說呢？……」

「不要怕！孩子！」光仙子說：「你已經盡力做了。雖然你沒有找到青鳥，但由於你所顯示出來的那好心，那毅力，同那勇敢，你應該得到的。」

說着光仙子的臉上閃着愉快的光輝，因為她知道能够找尋青鳥便等於找到青鳥；但她沒有把這泰爾所期望的解答說出來，因為這是一個美麗的密祕。她轉向那些縮在角落裏啜泣的東西，同時告訴他們去吻泰爾與曼苔兒。

麵包立刻放下籠子在泰爾腳前演說起來：

「我用衆人的名義懇求允許……」

「沒有我！」火說。

「秩序！」水叫道。

「我們有我們自己的舌頭的！」火大叫了起來。

「對！對的！」糖尖聲的叫喊。他知道他的結局已經很近，他吻着水幾乎就在大家的眼前溶解了。

可憐的麵包想試着把聲音提高壓倒鬧聲，但結果是徒然的。到光仙子命令不准再叫時，他才說出最後幾個字來：

「我要離開你們。」他咽哽着的說：「我要離開你們了，親愛的孩子！你們將不再看得見我能生活……你們的眼睛不久將看不到生活着的物件；但我却常在那麵包鍋裏，那架子上，那桌子上，那湯的旁邊。假如我能够說，我就是最忠實的伴侶，人類的老朋友……」

「好！關於我的呢？」火怒着叫。

「靜些！」光仙子說：「時間不早了……快來同孩子說再見……」

火衝向前來，拉住孩子，一個一個猛烈的吻他們。這使他們感到疼痛了。

「哦——！……他灼着我了！」

「哦！哦！……他燒着我的鼻子；……」

「讓我來把那痛的地方吻好吧！」水溫柔的走到孩子前說。

這給了火一個機會：

「小心！」他說：「你們會弄濕的。」

「我是喜歡溫柔的。」水說：「我的人性的還很好的存在着……」

「那麼你溺死的人呢？」火問。

但是水裝做沒有聽見。

「愛那些井，傾聽那溪水。」水說：「我常常都在那裏的。當傍晚你們到溪邊上去坐着時，試着去了解她們所說的……」

水中止說話時，眼淚像瀑布般的從她眼裏湧出來，泛濫了她的全身。停一停，她又繼續着說：

「當你們看見水瓶時，你們要想念我。……你們也可以在水瓶裏，在水桶裏，在水溝裏

找到我……」

當時，糖又跛着站了起來，因為他已經困難站得住了。他悲哀地用動人的音調說了幾個字，眼淚又使他停住了。他所說的與他的脾氣是完全不相合。

「騙子！」麵包叫道。

「蜜餞梅子，糖果！巧格力糖！」火大聲的叫喊道。

完全都笑了，只有兩個孩子很難過：

「泰樂與泰萊帶到那裏去了？」

這時，貓跑了來，樣子可怕得嚇人：她的頭髮散亂的雜立着，一塊手帕包着她的頭，彷彿是她牙齒痛一樣，她發出恐怖的呻吟，狗緊緊的追着打她，爪她，踢她，旁的衝到他們中間去拉開，但這兩位仇敵仍互相睜視着。貓控告狗說他怎樣放釘子在她腳跟下，怎樣的打她。狗則樸簡的咆哮而並不否認他的動作：

「你還是一樣。」他說：「你還是一樣，一樣的啊！」

但是他突然停住了，激動的喘着氣，舌頭變得發白：光仙子告訴他去對孩子作最後的一次吻別。

「最後一次？」可憐的泰樂訥訥的說：「我們要同孩子分離了嗎？」他的悲愁是由於他不能了解每一件事所得來的。

「不錯！」光仙子說：「你知道時間是很近……我們要回到沉默去……」狗發覺了他的不幸，撲在孩子的前面，發着絕望的嗥叫！

「不！不！」他叫道：「我拒絕！……我拒絕！……我要時常說話！……我必會學好的……你們要收容我，我要學習讀，學習寫，學玩杜必諾（註）！……我必能常常弄得清潔。……我決不再從廚房裏偷什麼東西……」

他膝行到孩子腳前，咽咽的懇求。泰爾眼內充滿了淚水，但保持着沉默。泰樂還有最後一點高尚的意念，他跑向貓去，勉強顯出微笑的面容去吻她。但是泰萊蒂並不接受他這犧牲自己的精神的表現，她跳回到曼苔兒旁邊。這時曼苔兒很天真的說：

「泰萊蒂，只有你還沒有吻我們了。」
貓裝着嬌聲的說：

「孩子，我愛你倆是同你們自己一樣。」

（註） Dominoes 一種骨牌戲。

這時一切都是靜的。

「現在。」光仙子說「輪到我來給你們最後的一個吻了……」

說着，她展開她的面紗圍住他們，這在地發光的權力中還是創舉，她給他們每人一個熱烈的長吻。泰爾同曼苔兒掛着她不住的切求：

「不不不！光仙子！」他們叫道：「同我們在一起……爹爹不會在意的……我們必定告訴媽媽說你待我們很好……你要獨自到那裏去呢？……」

「並不遠，孩子。」光仙子說：「在一切都是靜穆的那邊。」

「不不！」泰爾說：「我不要去……」

但光仙子用母親般的姿勢叫他們靜下來，說了幾句他們永不會忘記的話。很久以後，當他們變成祖父與祖母以後，泰爾同曼苔兒仍記住它，而且用它教他們的孫兒。

這便是光仙子動人的話：

「聽着，孩子。不要忘記了。在世界上你們所看見的一切永遠是無始無終的。假如你們能把這種觀念保留在心中。讓它同你們一齊生長，你們便可以在任何情況中知道怎麼說，怎麼做，怎麼希望。」

同時，當我們的兩個朋友哽咽起來的時候，她又慈祥的說道：

「不要哭！我親愛的孩子……我沒有像水那樣的聲音，我只有光亮，這是人所不了解的，……但我直看顧他到死的那一天，……不要忘記，在月光裏，在每一顆閃爍的星裏，在每一個昇起的黎明，每一盞點燃的燈裏，與你們的靈魂的每一個美好而光明的念頭裏，……我都同你們談着話……」

這時，祖父的鐘在草屋裏敲了八下，光仙子停了停，突然用輕微的耳語聲說：

「再見！……再見！……時間到了！……再見！」

她的面紗消滅了，她的微笑變得暗淡，她的眼睛閉下，她穿過他們的眼淚消失了。孩子看不見什麼，只有一線微光照着他們的腳邊。……他們轉向別的去……但他們已經消逝了。

……

第 八 章

醒 寤

祖父的鐘在茅屋裏敲了八下，兩個孩子還依然睡在他們的小牀上。他們的母親站着看着他們。她的手叉着腰，圍裙是捲起的，笑着一口氣的責罵：

「我不能讓他們睡到日中，」她說：「起來！小懶骨頭！」

但這並沒有用，就是輕打或是拿開被，他們仍舊倒在枕上睡得很熟。他們的鼻子是向着天花板，嘴大張着，眼睛是閉緊了的，兩頰泛着可愛的紅色。

最後，肋骨上被輕打了一下，泰爾才睜開一支眼睛不高興的說：

「什麼？……光仙子！……你在那兒？不不！不要去……」

「光！」他的母親笑着說：「哦，自然，是天光（註）了……早就亮了……你是怎麼一回事？……你真像是眼睛瞎了……」

（註）原文中均係 Light 字

「媽媽！……媽媽！」泰爾掙掙眼睛：「是你！……」

「什麼，自然是我！……你怎麼說的？……是我的鼻子變得上下顛倒了嗎？」

泰爾完全醒了，但他並不留心這問題。他很高興！他沒有見到母親已經很久了，他不停的吻她。

他的母親開始不安了。什麼事啊？是他的孩子失去知覺了嗎？他突然的講着他同仙人，水，牛奶，糖，火，麵包同光仙子的旅行；他更假裝着自己已經去了一年！……

「但你並沒有離開這屋子啊！」他的母親說，她現在幾乎把握不住了：「昨晚我送你到牀上來，今早你也並沒有動過啊！今天是聖誕節，你聽見村裏的鐘聲了嗎？」

「一些不錯，今天是聖誕節，」泰爾固執的說：「我去了一年！……你不罵我嗎？……你憂愁嗎？爹爹怎麼說了呢？……」

「你還沒有醒清楚！」他的母親試着安慰自己：「你在做夢！……起來穿你的衣服……」

「喂！我已經穿上襯衫了！」

他跳了起來跪在牀上穿衣服，這時他的母親用驚異的眼光望着他。

他仍喋喋不止的：

「問曼苔兒吧！假使你不相信我……嚇！我們真有這樣的事！……我們還看見了祖父同祖母呢……在那記憶之鄉裏……他們雖死了，但却過得很好的。是嗎？曼苔兒！」

這時曼苔兒也醒了，附合着地的哥哥敘述起他們去拜望祖父祖母，同小弟弟，小妹妹的情形來。

對他們的母親這足夠多了。她跑到茅屋的門口，大聲的叫她在森林邊工作的丈夫。

「哦！……我將要失去他們了！……來……快來啊！……」

泰爾的父親拿着斧子走進來！聽着他的妻子的泣哭，同兩個孩子的敘說他們去了一年，並且他們還問他在這一年做了些什麼。

「你看！你看！」她哭着說：「他們已經昏亂了，必定發生了什麼，你快去請醫生來……」

但這樁夫是一個不肯因這類小事而花費的人。他吻吻兩個孩子，泰然自若地吸着煙斗，冷靜的說他們都很好，用不着惱。

這時，門一響，他們的一個隣居走進來。她是一個矮小的老婦人，拿着一根手杖，很同仙人白依倫有些相像，兩個孩子立刻跑去抱着她的頸子。圍着她跳躍，快樂的叫：「白依倫

仙人！」

這隣居的耳朵是稍稍有點聾，並沒有注意到他們的叫喊，而向泰爾的母親說：……「我是來要一點火去弄那聖誕節的食物……早上它們太冷了……早安！孩子……」

泰爾又想起一件事。不要緊，他是喜歡見這老仙人的；但她問起青鳥來又怎辦呢？於是她勇敢的告訴她。

「白依倫仙人，我找不到青鳥……」

「他說什麼啊！」她失驚的問。

泰爾的母親又急躁起來了：

「來！泰爾！你不知道她是和善的白琳茄了嗎？」

「自然。」泰爾從頭至腳看這隣居一遍：「她是白依倫仙人。」

「白……什麼？」隣居問。

「白依倫。」泰爾安靜的回答。

「白琳茄。你是說白琳茄。」

對她這肯定的說法，泰爾有一點小激怒，他答道：

「白依倫或白琳茄，隨你喜歡好了。但我知道我要說什麼……」

泰爾的父親有些不高興了！

「我們停止說這了吧！」他說：「我要給他們兩個耳光。」

「用不着。」隣居白琳茄說：「他們並不錯。只不過是一點夢境使他們如此；他們必定在月光下睡過（註）……我那身體壞透了的小孩就常這樣……」

泰爾的母親暫時放下了自己的憂愁，轉問白琳茄的小女孩的健康怎樣。

「她還不是那樣。」白琳茄搖了搖頭：「她老起不來……醫生說是她的神經……我知道她想着什麼。她今早還問我要這做爲聖誕節的禮物……」

她止住望了望泰爾，又喪氣的說：

「我怎能辦得到呢？這只是她的幻想……」

孩子們沉靜的互相望着：他們知道白琳茄所說的意思。這小女孩很久以前就向泰爾要求過，要他把他的鳥送給她，但他拒絕了……

「好啊！」泰爾的母親：「你能把你的鳥送給她嗎？她希望很久了！……」

（註）歐洲童話傳說，人若在月光下睡過，必定會發夢夢，而認爲夢境是事實。

「我的鳥！」泰爾奇異的摩着前額。「我的鳥！」他說：「真的嗎？我倒忘記了。……還有那鳥籠！……曼苔兒！你看見了嗎？……麵包拿着的那一個……對了！就是那邊的那一個！」

泰爾有些不相信他自己的眼睛。他搬了一把椅子，放在鳥籠下，爬上去喜悅的說：「真的，我要把它送她。不錯，我決意要這樣做！……」

他突然止住，驚愕的叫道：

「啊！它是青的！……它是我的鴿子，但它却變成青的了！」

他跳下椅子來，欣躍的說：

「它就是我們要找的青鳥！我們跋涉了幾千萬里，但它却會在此地！……它竟在家裏！哦！多奇怪！……曼苔兒，你看見了嗎？光仙子將要怎麼說呢？……白琳茄夫人，快拿去給你的女孩吧！……」

當他說着時，他的母親撲在她丈夫的懷裏悲訴說：

「你看！……你看！……他的病又發了！……他是昏迷了！……」

白琳茄臉上泛起笑容，緊握住她自己的兩手低聲道謝，當泰爾給她鳥時，她幾乎不相信

她的眼睛；她拉着泰爾的手激動得流淚：

「你給我了嗎？」她說：「你給我會沒有什麼嗎？……多仁慈，你必很會幸福的！……我要快點兒走！……我準回來告訴你她見了這說些什麼！……」

「對的！快點兒去。」泰爾說：「因為它們有幾個已經變了顏色了！」

白琳茄跑着出去，泰爾替她把門關上。他開始得意的看這茅屋的牆，他似乎有些驚異：

「爹爹！媽媽！你們修飾過屋子了嗎？」他問：「雖然還是老樣，但比從前好看了。」

他的父母迷惑的相互望着，他走了過去：

「對啊！每件東西都漆過而變成了新的，好像清潔光滑得多……看那森林那邊的窗子……多大！多好！……我準會認為它們是新的呢！……這裏使我多快樂，哦！我多麼幸福！」

這傑出的樵夫同他的妻子想不出他們的孩子遇到了些什麼；但是，讀者，你是一直跟着泰爾與曼苔兒穿過他們美麗的夢，自然你會猜到是什麼把我們的主角改變了的。

這並不是沒有用，在夢裏仙人就給了泰爾一個打開他的眼睛的靈符。他已經學會在他的周圍去尋找美麗的事物；那艱苦的經歷啓發了他的勇氣與堅決；當象徵着幸福的青鳥是把幸

禍帶給仙人的小女孩時，他變得慷慨而且和藹，因為僅只有給別人以歡愉才能使他的心充滿了喜躍。同時，當旅程終了後，理想的生活在他身上與現實生活完全結合了。

他是對的，他想着一切便都美麗起來，由他那純潔而特強的理解力，一切自都比以前不同得多。

當時，泰爾高興的觀察這所茅屋。他對着麵包鍋向那些麵包說了句和善的話：他跑去向睡着取暖的泰樂道賀。

曼苔兒俯身去打假睡在火爐邊泰萊蒂，同時說：

「好嗎？泰萊蒂。……你知道我，我明白的，但是你不曾說話了。」

隨後，泰爾把手放到頭上去：

「哦！」他叫道：「鑽石不在了！……誰把我的帽子拿去？……算了！我不要！……」

哈哈！火在那裏！早安！先生。他的垢裂聲會使水發怒的！」他跑向桶邊去，樹腰向着水：

「早安！水！……她說什麼？……依然能說話，但我可不像先前的了解……哦！我多幸福！我多廢的幸福啊！……」

「我也是一樣啊！」曼苔兒叫道。

我們的兩個朋友牽着手跑進廚房去。

他們的母親看見他們兩人滿有着生的精力，心裏安了許多。他們的父親溫和而鎮靜的站在一邊。他笑着坐下去吃他的粥：

「你看，他們玩得這樣的高興。」

自然，這可憐的人是不知道有一個奇異的夢改變了他的孩子，這夢教他們不要假裝快樂，而去尋找真正的快樂。這是多麼困難而偉大的課程啊！

「我最愛光仙子了。」泰爾向曼苔爾說。他們一齊提起足跟望着窗外：「你可以從森林的尖端上看到她。今天晚上，她會在燈裏。哦！曼苔爾，想着這多可愛啊！我多快活。……」

他停住靜聽，他們倆個都傾耳的聽着。他們聽見一種愉快的笑聲，同時愈來愈近。

「是光仙子的聲音啊！」泰爾叫道：「我去開門去！」

其實，是那小女孩同着她的母親白琳茄走進來。

「看她！」白琳茄喜不自勝的說：「她可以跑，可以跳舞，真是奇怪！她才剛一看到那鳥，就像這樣的跳起來了……」

白琳茄冒着會跌壞她長而鈎的鼻子的危險，換着用一支脚的跳躍。

孩子們高興的拍着手。

那小女孩在一邊，穿着白的睡衣，站在廚房的中間，幾個月的病，她這時才能自己站得住。她笑着把泰爾送給她的鴿子緊抱在懷裏。

泰爾看着地向曼苔兒說：

「你想地很像光仙子嗎？」

「她太小。」

「的確！」泰爾說：「但是她會長大的啊！……」

三個孩子試着拿食物喂進鴿子的嘴去。這時泰爾的父母安心多了，微笑着看着他們。

泰爾很高興。對於這我是不能蒙蔽你——讀者，鴿子是難於變色的，由於歡欣，他的青藍色的羽毛，在我們主角的眼中就變了。不要緊！泰爾雖不知道，但却發覺光仙子的祕密；要試着把幸福給人，我們才會接近幸福。

但現在又有事情發生了。每個人都很激動，孩子們歡喜的叫着伸手去打開門：突然鳥揮脫了！它盡力的向遠處飛去。

「我的鳥！我的鳥！」小女孩哭了。

泰爾第一個跑到樓梯上去又折了回來：

「這是對的！」他說：「別哭！他仍在家裏，我們還可找到的。」

他吻着小女孩，女孩含着眼淚的笑了：

「你相信你還會捉住它，是嗎？」

「相信我！」我們的朋友自信的說：「我現在知道它在那裏了。」

我親愛的讀者，你也必定知道青鳥在那裏的。光仙子並沒有默示什麼給樵夫的孩子，但却指了一條去找幸福的路，認識美與善。

假如在這故事的開頭，光仙子就說：

「折回家去。青鳥就在那可貴的茅屋的鳥籠裏，同愛你的父母在一起。」

那孩子必定不會相信她。

「什麼？」泰爾準會這樣問：「青鳥就是我的鴿子！騙人的：我的鴿子是灰色的啊！……」

……幸福在茅屋裏？同着媽媽爹爹？嚇！我說！家裏又沒有玩具，簡直討厭透了，我們要到遠處去遇驚人的事，去找各種的遊戲玩……」

要是我們不讓他們親身去體驗，他們是不會聽光仙子所說的這個至理，更不會很精細的

去做。費一些時間去告訴一個孩子在世上應有的智慧是好的，但我們的全部生活時期是不夠護我們去了解的，所以這樣或者好些，因為經驗是我們可貴的指針。

我們每一個人必需爲自己尋找幸福；在遭受過無窮艱苦與挫折後，就會認識出純潔而至上的愉快是常在我們心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的。

（全書完）

譯後記

記得在這書剛要譯完的時候，一個朋友勸我不要譯了，原因是戰前已經有劇本出版過，雖然這是小說，仍舊近於多此一舉。另一個原因他不曾說，看樣子大概是怕我譯得不好。

照「規矩」，翻譯一本書總應該加上一篇「譯序」，說說自己的心得，介紹一下作者，推薦推薦這本書的好處。但是；在這裏談心得是有些浪費篇幅；同時梅特林克早是大家所熟悉的人，似乎用不着介紹；要推薦這本書，自己又不懂廣告，於是只有割愛，將「序」省去。

書中的註，是我大胆加上的，難免有錯，還得向讀者請教。

最後，謹向學教兄，毓麟弟說聲「謝謝」！

羅塞、三三、二、於渝郊南山

改譯後的附註

在初次譯「青鳥」時，我根據着一個錯誤的原則，就是：「某些地方不仿意譯。」於是，這樣的譯出來了，出版後，自己看看，確實不妥，因此決定改譯它；但一直沒有功夫來做這件工作，心裏老彷彿被什麼壓住似的；不過，現在我終把它完成了；同時，也改正了不少從前所誤譯的地方。這次的改譯本，雖比從前的好一些，但終不能算是盡善的，這裏，希望朋友們能給我些意見。

「青鳥」的原作是一本劇本，這裏的小說本，是梅特林克的夫人，盧布蘭所改寫的。雖然她把故事改變得更清楚，更容易懂些，但並沒有失去原作的精神，它仍是梅特林克的「青鳥」。

小說本的「青鳥」與劇本的在故事上也有着出入，劇本的順序是：「樵夫的小屋——仙宮——記憶之鄉——夜之宮——森林——幸福之宮——墓地——未來的天國——離別——醒寤。」小說本中「森林」與「幸福之宮」兩段沒有了，「未來的天國」也調在「墓地」的前面。爲什麼要這樣？小說本上沒有說明，也許是想把故事簡單化，而使讀者更容易了解的原

故吧！

在本書出版後，朋友們主張我附一篇對梅特林克的作品及其生平作全面介紹的文章，同時，我自己也很想這裏做，但兩年來一直被絆住，不是事忙便是鬧病；到現在，仍只完成了前半部，希望能在下次再版前完成它附上。

本書出版後，幾位朋友給了我不少寶貴的指示，這次改譯時，那些地方我都照他們的意見改過了。對這幾位朋友，我衷心的感謝他們。

羅塞·一九四五·十一月·十七重慶

雲海出版發行

CANTERBURY TALES

by

CHAUCER

康特波雷故事

英。喬叟著 方重譯

康特波雷故事，是喬叟的傑作，為文學史中巨著之一。但在中國尚未有譯本問世。現本社特約專家翻譯，分次出版。第一集為內中討論婚姻問題的六篇。各篇均由不同的故事表現出對婚姻不同的態度。為現代青年不可不讀之書。本社特向讀者鄭重推薦，本書在排印中，即將出版。

雲海出版發行

即日出版

蘿茜娜

高爾基等著

本書包括曾使托爾斯泰感動得流淚的「美柯薩」，與高爾基的「馬斯加」等篇。文字極為優美，故事曲折。

左拉

狄·羅斯著

本書。曾被改拍電影。為傳記中之佳作。欲知左拉生平，及愛好文藝的青年，均應各人手執一本。

爐邊

臧云遠著

「爐邊」，是臧云遠先生的一個不可多得的詩集，內容極為充實豐富，故向讀者慎重推薦。

少年遊

歌德等著

本書包括歌德，普式庚，海涅，白歇，尼采諸人的詩作，極為精彩，凡愛好詩歌之讀者，均不可不讀。

雲海出版發行

TORTILLA FLAT

by

JOHN STEINBECK

被遺棄的人

美·斯坦倍克著 羅塞譯

本書是斯坦倍克的成名作，它描繪了那在加利福利亞海濱居住的一羣被遺棄的人的希望和掙扎。他們狡獪，使人戰慄。他們無顧惜的褻瀆一切不屬於他們的所謂「神聖的」事物，使人對他們發生敬意。看來似乎很平靜的世界裏，正有着一個騷音，這音嚮愈來愈大，它將淹沒這大地。本書定價一五〇〇元

雲海出版發行

不 日 出 版

傑克倫敦選集

一·海

狼

二·白

牙

三·野性的呼喚

四·矜誇之家

J. 斯坦倍克著

一·罐頭場

二·天堂牧場

三·短篇小說選

戴依夫人

巴爾扎克著

蕩婦自傳

狄孚著

綠色的杜芬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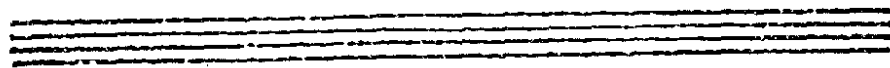
美·E·高琪著

世界著名

短篇小說選

亞肅王傳奇

英·賀郎編



青 鳥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原作者 M·梅特林克

改寫者 盧布蘭

譯者 羅塞

出版者 黎明社

發行者 雲海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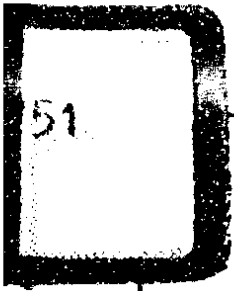
上海北四川路仁智里六七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初版（渝）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四版（滬）

每冊定價國幣 元

1321

~~16210~~



此為考
洋0.40
福